

大戴禮注補

大戴禮注補卷十

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周尚書右僕射盧辯注

嘉定汪昭學

文王官人第七十一

王曰太師慎維深思內觀民務察度情偽原注謂視變官民中觀隱也

能歷其才藝女維敬哉原注試以眾位歷觀其才也女何慎于非倫原注倫理

次也宜倫有七屬屬有九用用有六徵徵他本詠作徵昭案唐太宗帝範曰古之

明王用人必先六徵以嘗一曰觀誠二曰攷志周書作攷言三曰

視中周書作視聲四曰觀色五曰觀隱六曰揆德原注其王曰於說在下

平女因方以觀之富貴者觀其有禮施也原注觀其禮及能施曲禮曰積而能

散貧窮者觀其有德守也原注觀其德與其守嬖寵者觀其

不驕者也隱約者觀其不憚懼也原注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富貴而

好禮則其少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也孔穎達曰在貌為恭志不懈

容正色肅然端莊之外著為恭閑其壯觀其潔廉務行而勝邪主一凜然敬惕之中存為敬

其私也孔穎達曰三十血氣定故曰壯釋名潔其老觀其憲雅也確然不羣貌也廉欽也自檢欽也

慎各本意上強其所以不足而不踰也原注孔子射于矍相之園蓋觀者如堵墻使公

罔之喪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喪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者

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父子之間觀

其孝慈也兄弟之間觀其和友也君臣之間觀其忠惠也原注

父慈子孝兄弟和君惠臣忠也點補吳澄曰國之倫君臣

為大上下次之家之倫父子為大兄弟次之有分有義有恩

有鄉黨之間觀其信憚也原注信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

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原注

任以恩相攷之以觀其信絜之以觀其知絜一本示之難以

親信也攷之觀其勇一切經音義勇中腫煩之以觀其治逆周書作煩之

觀其勇反謂雄武果決也

春秋繁露意 淹之以利觀其不貪藍之以樂以觀其不寧原

勞者神擾 藍猶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觀其不

失也縱之以觀其常遠使一本無之以觀其不貳邇之以觀

其不倦採取其志以觀其情攷其陰陽以觀其誠原注陰陽

覆其微言以觀其信釋名信申也言以相曲省其行以觀其

備此下別本此之謂觀誠也越絕書賢君用臣畧責于絕施

內告以匿以知其性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觀其

態荀子効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

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陷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

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呂氏春秋凡論人通則觀其所

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

所好習則觀其所樂之所言窮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

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窮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

哀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窮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

所舉富則觀其所樂之所言窮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

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觀其所不勇動以喜樂以觀其所不為

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所不為

篇本之于逸周書而越絕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以及說苑

大戴禮卷十文王官人 二

時有相同者蓋周秦漢人著書常采舊說故相類也

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而

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曰益者也原注言日就益好臨人以色說作他本

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不足原注不欲見之曰日損者也其貌直

而不復思有忌心者原注不欲見之曰日損者也其貌直

而不侮洪範二五事一曰貌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

其惡不防其過原注如日曰有質者也其貌固嫗其言工巧

原注嫗以耽色下飾其見物務其小徵原注有浮淺之事則

成以故自說原注言以曰無質者也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煩

亂之而志不營原注營深道以利而心不移原注道也臨懾

以威而氣不卑儒行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

曰平心而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變易知煩亂之而志不裕

示之以利而易移臨懾以威而易懾吳越春秋子貢曰明主

利則使仁涉患曰鄙心而假氣者也假別本勢執之以物而邀

犯難則使勇驚之以卒而度料上文央字別本訛在驚字下原

決周書作驚之以卒而度料注言引之以卒然之事而能應

時度不素而性辨周書作不文而辨曰有慮者也難投以物

焉原注難說以言知一而不可以解也原注言困而不知其止

無辨而自順順一作慎曰愚戇者也戇別本訛作怒原注謂閭狠

知專愚曰戇也營之以物而不虞原注虞度也至則犯之以

廣雅戇頑也卒而不懼訛作人置義而不可遷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曰

繫廉而果敢者也原注果敢謂不虞不懼也繫廉謂不易移

以言存志不能守固固或作細已諾無斷原注言止慎諾于曰弱

志者也順與之弗為喜非奪之弗為怒沉靜而寡言多稽而

儉貌原注稽曰質靜者也辨言而不固行固一作顧又別本

五自順而不讓作慎一失當而強之是而強之非曰妒誣者也

妒上別本衍始字原注謂如賢微情而能發微情別本訛作誣善邪補說文以惡取善曰誣

度察而能盡曰志治者也志治別本訛作治志華而誣巧言令色

足恭一也皆以無為有者也原注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何讓事貴爵此之謂攷志也謂一作為原三曰誠在其中

此見于外原注此上以其見占其隱原注案其陰以其細占其

天原注據其以其聲處其氣原注聽處氣初生物原注謂物

濁補人物志五常既備包以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有濁有

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一切

義鄙陋也字林其聲斯醜原注斯當聲誤為斯春秋左傳曰

通于金石而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好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原

况于身乎

義者剛其氣亦充故舒縱也智氣簡脩原注通勇氣壯直聽其聲處其氣攷

其所為觀其所由別本此下有察其所安句乃後人因論語

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

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

校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以其前占其後原注以前以其見

占其隱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中也四曰民有五性喜怒

欲懼憂也原注喜怒欲懼憂以其俱生于人而有常喜氣內

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

內畜雖欲隱之陽欲必見懼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懼必見憂

悲之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憂必見五氣誠于中發形于外民

情不隱也張斐律序曰情者心也心感則情動于中而喜色

由然以生原注由當為油怒色拂然以侮欲色嫗然以偷原注

偷苟且也言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熒然而靜原注玉藻

也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懼

之色人物志誠仁必有溫潤之色誠勇必有秀誠忠必有可

親之色誠絜必有難汚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質色皓然

固以安偽色纒然亂以煩段周書雖欲故之故周書中色不

聽也原注言雖欲故隱之于中而無奈色見于外故子雖變

可知此之謂觀色也五曰生民有黔一本作陽黔有陽說文黔

雲覆日也从雲今聲臣錯案漢書曰浮雲為我陰昭案會皇

陰余瘠除隲隔并俗書明皆與陰同原注言人含陰陽之氣

生而有知有知人多隱其情飾其偽衍有字以賴于物以

攻其名也有隱于仁質者有隱于知理者有隱于文藝者有

隱于廉勇者有隱于忠孝者有隱于交友者如此者不可不

察也小施而好大得小讓而好大爭爭他本言願以為質原

愿當聲誤

偽愛以為忠而寬而貌慈假節以示之原注假節

假仁質之

節故其行以攻其名周書作如此者隱于仁質者也原注故

故為推前恃忠府知物焉恃別本訛作惡原注謂有詢議之

以爲忠府而形首成功少其所不足原注謂先有功者因首

貌又如曉然也以爲慮誠不及佯爲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故知以動人

自執而不讓執別本作順原注及其不知也觀人錯辭而不

遂莫知其情原注本非其意故辭情不終如是者隱于知理

者也素動人以言原注謂先徧習之及于涉物而不終原注

聞而不究問則不對詳爲不窮字詳伴古色示有餘有道而自

順用之物逸周書有作假用作初窮則爲深原注妄如此者

隱于文藝者也廉言以爲氣原注苟作廉言矯厲以爲勇

本訛內恐外悻悻別本無所不至敬再其說書作亟稱原注

言苟自矯厲持以爲勇終以詐臨人如此者隱于廉勇者也

自事其親而好以告人乞言勞醉原注醉也而面于敬愛飾其

見物故得其名名揚于外不誠于內伐名以事其親戚以故

取利原注以如此分白其名以私其身周書作自以如此者

隱于忠孝者也陰行以取名原注陰行謂比周以相譽原注

親比交明知賢可以徵與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已原注言

而不與交交必心說之而身不近之身近之而實不至而懼

忠不盡懼忠盡見于衆而貌克原注難盡其懼忠及如此者

隱于交友者也此之謂觀隱也六曰言行不類終始相悖陰

陽克易克一作交外內不合雖有隱節見行曰非誠質者也原注

隱于仁其言甚忠其行甚平其志無私施不在多靜而寡類

好狎原注不莊而安人曰有仁心者也仁或事變而能治物善而

能說浚窮而能達原注浚深也錯身立方而能遂曰廣知者也少

言而行恭儉以讓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

原注心不形于色也昭案置當

讀如曰慎謙良者也微忽之言久而可復

原注謂微細幽閒及忽然之語

之行獨而不克

原注克好勝人也

行其亡如其存

原注謂奉先君及祖考之教令曰

順信者也貴富雖尊恭儉而能施衆強嚴威有禮而不驕曰

有德者也隱約而不懾安樂而不奢勤勞之不變喜怒之而

度斯曰有守者也

原注晰明也有喜怒之來能置量度而明焉

直方而不毀

原注合廉絜而不戾強立而無私

強立別本訛作立強

曰有經者也正靜以

待命

原注命期命

不召不至不問不言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沉

靜者也忠愛以事其親歡欣以致之

致或訛敬盡力而不面敬以

安人以故名不生焉

故字別本在名字下

曰忠孝者也合志而同方共

其愛而任其難行忠信而不相疑迷隱遠而不相舍曰至友

者也心色辭氣其入人甚俞

原注甚俞言無已

進退工

原注工能也

故其

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曰位志者也原注位志言其不一

如爵位及人志也位飲食以親貨賄以交周禮鄭注金玉曰貨布帛曰賄通俗

文財帛接利以合故得望譽征利而依隱于物曰貪鄙者也

原注妄當聲訛為質不斷辭不至原注言心既不能少其所

不足謀而不已曰偽詐者也言行亟變從容謬易謬別本訛作交原注

安然好惡無常行身不類曰無誠志者也小知而不大決小

能而不大成顧小物而不知大論案論宜讀如倫亟變而多私曰華

誕者也一切經音義誕謾也欺也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原注言能規諫而反不類

言以道行曰巧名者也巧一作竊故曰事阻者不夷畸鬼者不仁

復不平也原注恃禱祀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情昭案古靜與情通逸

而不自修也戴記義而順文而情隱節者不平原注隱節者亦多私者不義

靜注云靜或為情揚言者寡信春秋繁露不仁不知而有才能將以其才能以輔其邪托之心而贊其僻違之行適足以大其

非而甚此之謂揆德也原注謂揆王曰太師女推其往言以

揆其來行聽其來言以省其往行原注孔子曰始吾於人也

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也觀其陽以攷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隱節

者可知偽飾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忠惠守義者可

見也王曰於乎敬哉女何慎于悲心何慎乎非人原注言當

外慎于人昭補韓詩外傳孤卷子曰望人者不人有六徵六

徵既成以觀九用九用既立一曰取平仁而有慮者二曰取

慈惠而有理者三曰取直愍而忠正者愍下舊注一作質乃

四曰取順直而察聽者五曰取臨事而絜正者六曰取慎察

而絜廉者七曰取好謀而知務者好下舊注一作巧亦按書者語八曰取接

給而廣中者原注接給謂應所問而勤廣中謂博于九曰取

猛毅而度斷者此之謂九用也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

而長百姓原注國諸侯家采邑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長鄉邑而治父子

原注鄉鄉直愍而忠正者使是莅百官而察善否原注于周禮則治官

慎直而察聽者使是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原注于周禮則刑官臨事

而絜正者使是守內藏而治出入原注于周禮則天官慎察而絜廉者

使是分財臨貨主賞賜原注于周禮則司祿司典司常司好謀而知務者使是治

壤地而長百工原注于周禮則司庫司廩司餼司接給而廣中者使是治諸侯

而待賓客原注于周禮則司儀司人掌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衛邊境

原注于周禮則司馬司士司寇司因方而用之此之謂官能也周禮制其職各以

則政官也政術至要力于審上士有才行比于一州委之州才行比于一鄉委之鄉才行比于

一縣委之縣才行比于一州委之州才行比于一國委之國政而後殫能九用有徵乃任七屬一曰國則任貴原注周禮

無伏上矣得二曰鄉則任貞原注幹事曰貞周禮三曰官則任長原注

民曰大事聽其長四曰學則任師原注周禮曰五曰族則任宗

小事則專達

原注周禮曰六曰家則任主原注易曰家人有嚴七日先則

宗以族得民原注易曰家人有嚴七日先則

任賢正月王親命七屬之人曰於平慎維深思內觀民務本

慎在人女平心去私慎用六證原注六證六微也論辨九用以交一

人原注一人文予亦不私女廢朕命亂我法罪致不赦三戒

然後及論原注三戒之後亂法王親受而攷之然後論成

諸侯遷廟第七十一

成廟將遷之新廟吳澄曰成廟新成之廟也周禮春官守祫

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祫范甯曰君前徙三日齋祝宗人及

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范甯曰君前徙三日齋祝宗人及

從者皆齋原注謂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君前徙三日齋祝宗人及

簪可也改塗可也范甯曰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焉鄭元注

焉按此篇成廟而後遷也禮志云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焉鄭元注

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原注周禮司服職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

諸侯遷廟

公之服于男之服自為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玉藻曰君命屈狄再命褱衣內司服職曰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其于祭也君與夫人皆申其服祭統曰公衮冕立于阼作夫人副降立于東房是也臣及命婦助祭于君皆盥其服自祭于家咸降一等陰爵不敢申也維記曰大夫冕而祭于公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纓笄宵衣立于房中是也然鄭氏頃貶公侯使一同玄冕以祭子已非其差也且諸侯專國禮樂車服王命有之何獨抑其服乎玉藻曰玄端以祭禘禘以朝孫炎云端當為冕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禘冕矣孫說為合下未即吉故畧同爵弁也君命屈狄與再命禘衣者謂其夫為君則命其妻以屈狄加再等之命則上公夫人乃禘衣孫鄭等改鞠衣非也又云一命展衣者此則申子男臣妻之服耳言小國臣妻一命者亦展衣不命者則亦緣衣鄭元又分公卿大夫及其妻為三等而升降其服經云孤絺冕卿大夫玄冕何為易之又命小國之卿及內子更同列國之卿孤絺冕與鞠從至于廟原注廟羣臣如朝位原注衣錯易其次尤非宜也從至于廟原注廟羣臣如朝位原注廟門外如君入立于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原注立于門路門之位如君入立于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原注立于門位者補吳氏曰朝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具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原注祝主辭故在左神將再拜與祝聲三曰孝

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原注言嗣以遷代不成廟

將徙敢告原注卒不奠幣者禮畢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

君降立于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原注不言奉主而稱

考誠人神之不忍從祝者祝所以導神也言皆者衣服非奉

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祭義君牽

麗于碑儀禮聘禮當碑南陳注宮必有碑所以識日影引陰

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

木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

車從者皆就車也原注皆就車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

原注神車祝為左至于新廟進于戶牖間原注始自外樽于

西序下原注四時之祭在室筵與中在堂筵序下是以設樽

矣脯醢陳于房中原注房西房也設洗當東榮鄭氏儀禮注

南北以堂深原注記因卿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

諸侯遷廟

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

原注門左門西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

方曰門西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

為左右土冠禮注曰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以入為左右

則門西為左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

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

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與祝聲三曰

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

釋名父死曰考考成也亦曰槁也槁於義為成

凡五材膠漆陶冶令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再拜君就

皮革乾槁乃成也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

原注東面就西廂因其便也祝在位者皆反走

原注走辟如食間

吳澄曰食間食頃也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

從在左卿大夫及眾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

侯某絜為而明薦之享

原注詩曰吉蠲為饎是用孝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

原注東祝徹反位

原注西鄉之位昭案擯者曰遷廟事畢請

鄉之位

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畢事原注
內主藏衣服飲幣徹几筵之等乃曰擇日而祭原注所以安神昭補吳

諸侯饗廟第七十三

成廟饗之以羊原注廟新成而饗者尊而神之祭器各者成

羊牲陳氏禮書象者塗塹以血交神明之也吳澄曰成廟廟之新成者宗

成則不蠶以室不可以神之神明也君立服立于寢門內南

居也其牲用羊血塗蠶之者幽陰之物也祝文祝祭主贊詞者从示从人

向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祝口說文祝祭主贊詞者从示从人

巫臣錯案易兌悅宗人宰夫儀禮聘禮注宰雍人案雍與饗

也巫所以悅神也宗人宰夫儀禮聘禮注宰雍人案雍與饗

饗人皆立服原注以神事故亦同爵弁小戴君朝服者謂不

食官皆立服與也昭補雜記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

宗人曰請命以饗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原注拭元云拭

靜也孔氏雜記疏雍人是厨宰之官拭羊拭靜其羊拭于廂

門外但初受命于寢門內之時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

著元服謂朝服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原注夫也宰夫攝主

也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孔氏雜記

羊升屋者熊氏云謂抗舉其羊升于屋自中者自由也謂升

星之時由屋東西之中謂兩階之間而升也中屋南面者謂

當屋棟之上亦東之中而南面封割其羊使血流于前雍人

乃降易繇妹士封羊無血說文刺也割也復古編封刺也从

刀圭別作乃降右贊門以雞孔氏雜記疏門廟門也減于廟

割挫並非乃降廟門以雞孔氏故贊不用羊也門則當門屋

之上中割雞使流血故云門當有司當門北面夫祝宗人也

門春官雞人凡繫共其雞牲有司當門北面夫祝宗人也

雍人割雞屋下當門右贊郊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

右贊郊室原注郊室門郊之室一曰東西廂也贊東西室有

司猶北面統于廟也雜記曰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向

封羊血流于前乃降門郊室皆用雞先門而後郊室其細皆

于屋下割雞門當門郊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

當門北面按小戴割雞亦于屋既事宗人告事畢鄭氏雜記

上記者不同耳此不言細畧也注告者告

宰皆退反命于君君寢門中南向維記疏贊事既畢宗人告

夫祝人等乃退反報君命于路寢君受宗人曰贊某廟事畢

命之時南鄉于路寢門內南面而立

君曰諾宗人請就燕孔氏曰謂與君揖之乃退右贊

大戴禮注補卷十一

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嘉定汪昭學

周尚書右僕射盧辯注

小辨第七十四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于政其可乎原注小辨謂小辨給也子曰否

不可社稷之主愛日原注曾子曰君子愛日曰君子愛日不可得學不

可以小辨原注不可輕有所學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

觀于政天子學樂辨風原注別四制禮以行政原注政諸侯

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原注官政不素也大夫學德

別義原注別義辨也矜行以事君原注矜猶莊也案莊字他本作厲

士學順原注順辨也辨言以達志原注致命達志士之節也庶人聽長辨禁

農以行功原注辨禁也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公曰不

辨則何以爲政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

破道道小不通道道必簡原注簡約也言約而有統易曰乾

孔子曰小辨被言小利被義小是故循弦以觀于樂足以辨

風矣爾雅以觀于古釋名爾雅爾雅也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

氏按曰即爾雅也爾雅之名始見于此郭象郭威謂爾雅周

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等語疑之以問楊雄雄曰記有孔子

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自古學者皆云周公作當

有所據其後孔子弟子游夏之傳又有所記以解釋六藝故

有張仲孝友等語又案爾雅疏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

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于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補足

以辨言矣原注爾雅也謂依于雅頌孔子曰詩可以

傳言以象王氏應麟曰象者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簡

則不行不行則不樂原注易曰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夫

索奔各本作亦下又十棊之變案棊各本作棋今從楊氏本

可盡天下之言其可窮案曰微子之言吾壹樂辨言子

乎故至道以不言為辨作公曰曰辨言之樂不若治政之樂辨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樂皇

于四海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管子

曰民之戴上如日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辨言公曰然則

吾何學而可子曰禮樂而力忠信案各本此君其習可乎公

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原注備與我言忠子曰毋

乃既不明忠信之備案他本說不又倦其居案他本作而

本則不可而有原注謂言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

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于中而發于外刑于民

而放于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原注言所公曰請學忠信之

備子曰惟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丘也綴學之徒案綴玉篇

言補綴也劉歆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也原注焉

書綴學之士二

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原注謂避強也子三辭欲避左右之彊者也

侍丘聞大道不隱原注言不可隱蔽也丘言之君發之于朝行之于國

一國之人莫不知何一之彊避丘聞之忠有九知陳氏仁錫曰忠者中

心之自知忠必知中原注能內思自盡也知中必知恕原注能自盡知

恕必知外原注內恕故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

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

而弗知原注死亡而弗知案此注安與知忠信內思畢心曰

知中案心各本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外內參意

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

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原注于知事而越言知備者因義言

之足明于上也

用兵第七十五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

原注祥善昭補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

子曰胡為其

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于天下也

原注言非利金攘土將以

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也昭補尉繚子曰兵者所及後世貪以誅暴亂禁不義也淮南子曰兵者禁暴討亂也

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

原注刈剪昭補韓氏安國曰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北

堂書鈔引孟子語曰戰者危事也

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生

久矣與民皆生

原注人含五常之氣以生有喜則和親怒則離害其相害者皆由兵也昭補呂氏春秋兵

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

公曰蚩尤作兵歟

山海經蚩尤乃令應龍攻于冀州之野

管子葛廬之山發而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

矛戟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發三矛四戈五戟隋書經籍志黃帝蚩尤兵法一卷路史史記述周書大戴禮文所云

炎帝赤帝皆謂蚩尤點案小戴王制天子將出征禡于所征之地注禡師祭也為兵禡其神蓋蚩尤詩大雅皇矣是類是

禡朱子傳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

漢書高祖本紀秦二世元年高祖乃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

尤于沛庭而擊鼓高祖二年立蚩尤之祀于長安史記天官書蚩尤之旗孟康曰災感之精也漢書天文志蚩尤之旗類

彗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及封禪書郊祀志所云蚩尤

尤益天之星也至古之蚩尤魚龍河圖以為兄弟八十一人
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歸藏啟筮以為出自羊水八股八趾
孔氏小司馬氏以為諸侯陰遁甲以為炎帝之後孔氏尚書
傳以為九黎之君應劭以為古天子或謂殺之于中冀或謂
殺之于青邱或謂殺之于凶黎
之谷疑以傳疑存而不論可也
子曰否蚩尤庶人之強者也
原注或云蚩尤古之諸侯妄耳一曰衆人之貪者也昭補臣
瑣注漢書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強者王氏鳴盛曰斥蚩尤為
譚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王氏鳴盛曰斥蚩尤為
庶人以其凶德故非真無爵土如果庶人何能與黃帝戰及
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
于版泉之野三與蚩尤戰于涿
鹿之野七十二平陽志黃帝
蚩尤惛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
能作蜂蠆挾螫
原注言如蜂蠆之挾毒也昭補說文蜂飛蟲
之蜂顏氏師古曰蠆螭也螫說文曰其毒在尾垂類如蜂故謂
莫予荇蜂自求辛螫廣韻亦作蠆師古漢書注蠆毒也而生
見害
原注謂黃帝殺蚩尤而校案讀者以挾螫而生見害而校為
以而生見
以衛厥身者也
原注止教習于戈自衛身非作者
害為句
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
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
林木以戰爭門之所自來者久矣

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弭之亂人與之喪厥身左傳子罕曰兵之設久矣所以

威不規而昭文德也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原注出心在餌于利用兵以

取危蓋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原注小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困于兵革之詩也

昭補朱子曰窮獨校德不塞嗣武于一本無孫子原注亦同

之民生不如死也而徒傳續武事于子孫者也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

之人思其德必稱其人案人一案仁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

猶依然至今若存此處從方氏本別本夫民思其德必稱其

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焉爾雅釋天疏藹而君之則稱皇天漢山陽太守祝睦

後碑引孔子曰民人登祝上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夏桀商

紂一作本暴于天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原注詩云無罪無辜亂如此撫昭補

益法賊人多殺曰紂不祥于天粒食之民布散厥親原注難親

疏遠國老秦書曰播棄老微子幼色是與原注言疏遠老成而與幼色者

若楚恭王遠申叔原注干乘日以財而暴慢是親讒貨處穀原注干乘日以財

時而用子反也原注辟罪辟也法言法行處辟原注辟罪辟也天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

風是御原注任幼童歷失制原注君臣昏攝提失方原注攝提失方

六星與斗杓相直恒指中氣尚書中侯曰攝提移居縣補爾

雅歲在寅為攝提格李巡云言萬物承陽起故曰攝提格補爾

起也元命苞攝提之為言提携也言能提斗携角以接于下

也天官書大角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

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漢書顧項命南正重司天

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垂次孟陬殄

滅攝提失方漢書音義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

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

紀原注邦當字誤為鄒或限聲誤不頒朔于諸侯原注周禮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原注周禮

于邦國也昭案別本正文頒作告注無告字

所以等神祇別人事其用諸侯力政不朝于天子原注王

自重焉昭案別本無自字

周書曰力爭則力政則無讓無讓

則無禮無禮則雖得所好民皆樂之乎

六蠻四夷交伐于中

國原注周禮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狄此

服四海其種落之數也明堂位曰九夷八蠻六狄五狄此

朝明堂時來者國數也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其夏之所服與殷之道國東方十南方六西方九北方十有三然鄭元以四夷為四方九貉為九夷又引爾雅其數不于是降之同及五六文關而不定是終使學者疑于所聞也

災水旱臻焉霜雪大薄案楊氏本作薄甘露不降援神契王

則降甘露應瑞圖甘露者味清而百草殤黃五穀不升書洪

甘降則草木暢茂食之令人壽原注瘁當字誤為解也瘁

月歲時既易民多天疾六畜餓餒原注瘁當字誤為解也瘁

百穀用不成原注瘁當字誤為解也瘁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原注帝皇之世無

傷厥身失墜天下夫天之報殃于無德者也案他本作夫必

與其民原注故書曰天明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

哉

少間第七十六

公曰今日少間我請言情于子子愀然一作變色遷席而辭

曰孔氏穎達曰席坐席曲禮君子問更端君不可以言情于

則起而對鄭康成曰起對謂離席而對

臣臣請言情于君君則不可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

同原注言已師禮事夫子故不使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

于君則不臣君而言情于臣案君而下各則不君有臣而不

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措手足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

之原注使上權其輕重居之役及刑罰事準民之色目既見之

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

之原注言皆稱百姓之欲也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乎子曰說則說

矣可以爲家不可以爲國公曰可以爲家胡爲不可以爲國

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

同也同名同食曰同等原注名位不惟不同等民以知極原

周禮大司徒職曰以故天子昭百神于天地之間案百他本

以示威于天下也原注祭法曰有諸侯修禮于封內以事天

子大夫修官守職以事其君士修四衛執技論力以聽乎大

夫原注四衛四方之職曲禮曰地廣亦荒而不治此亦土之辱也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

力時使以聽乎父母原注孝經曰用天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謹此

惟不同等民以可治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曰將以

時同時不同原注言有可同不可同也上謂之閑下謂之多疾原注不正之政君謂

之閑民謂之多疾同所惡也君時同于民布政也原注施善政也民時同于君服

聽也上下相報而終于施原注施恩也大猶已成案猶同發其小者

遠猶已成終其近者原注遠大之始將持一作行重器先其輕者

原注將持重器必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原注清濁謂陰陽也

效輕者亦以論政也始也原注清濁者下為地廣雅太初氣之天政曰

正易曰乾道變地政曰生人政曰辨原注辨別苟本正則華英必

得其節以秀孚矣原注言專務其本則華英此官民之道也

大戊實錄卷下 一少閑 六

原注官人當取終始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以狀原注其

容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

其量度原注觀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原注或曰文王取人

謂兼之也以度四代公曰嘻善之不同也原注善歎惜之聲公謂子曰

何為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原注問

善之事子曰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各有以舉之胡為人

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

已焉是以同狀原注聖王通而虛已故于求公曰以子相人

何如子曰否丘則不能原注言色不同而善惡無異公曰以子相人

委于君丘則否原注能傳聞而已不能如也案亦又不能原注

又不能原注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原注言子曰由君居之成

于純胡為其蒙也原注山用也言能居之雖古之治天下者

則成純何為其蒙也

豈生于異州哉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原注凡質以天德文以

授天而王周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續文

據地而王也考安南古也出入日月中所照莫不率俾原注西王母來獻其

白案一本瑄原注西王母神也其狀如人瑄所集以候氣漢明

逸語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白瑄集以候氣漢明

舜王瑄吹之以德嗣堯西王母來獻白瑄集以候氣漢明

齒當與人類殊別考穆天子傳云天子實于西王母鵠子

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天子執白圭元璧及獻錦組百純

組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則西王母服食諸言絕與常人無

異並無所謂豹尾虎齒之象也竹書紀年虞舜九年西王母

來獻白玉環瑱則西王母不相如大人賦有豹尾虎齒之說蓋據

亦不言其詭形惟司馬相如大人賦有豹尾虎齒之說蓋據

山海經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原注民明于海

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原注北發渠搜氏羌來服

矢文塵渠搜貢露犬氏羌貢鸞鳥也昭補晉書肅慎氏一名

挹婁尚書疏朔方郡有渠搜縣漢書武帝紀詔曰北發渠搜

氏羌徠服注北方即可徵發渠搜而役屬之北史發汗國傳

發汗國都蔥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朱子曰氏羌夷

狄國在西方孔氏穎達曰氏舜崩案他本有禹代興紀舜年

入十三種其居在秦隴之西而使禹乃遷邑姚姓于陳原注遷邑

訓政攝政五年南征崩于鳴條乃遷邑姚姓于陳原注遷邑

氏即補帝王世紀替嫂妻曰握登生舜于姚墟故姓姚氏

作物配天左傳哀元年伍員曰少康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

之祭堯典曰禘禘古帝堯鄭注云稽同也古天也言能順天

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

是古帝王配天之義也

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禹崩吳越春秋禹老歎曰五年

臣葬于會稽之山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卽位桀九十九王合四百

三十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

作宮室高臺原注淮南子云桀為璇江心土察原注汗窪也

地也以為民虐原注遷其濫酷案粒食之民憚焉幾亡乃有

商履代興原注履湯名論語曰湯王之後更定名為子孫法本

也名履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嫌于死原注成湯怒至于亂

一作亂成湯卒受天命商書受天命以有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亡

之民刈戮商書爾萬方百乃遷姒姓于杞原注封夏后氏

其佐原注伐之于南巢放之乃遷姒姓于杞原注封夏后氏

氏焉昭補帝王世紀禹繼鯀治水十三年而洪水平堯美其

績乃賜姓姒氏封為夏伯史記夏禹之後殷時或封或絕武

王克殷求禹後得發厥明德順天嗇地案各本作順作物配

東樓公封之于杞發厥明德順天嗇地民天心嗇地作物配

天制典慈民原注發其明德而咸合諸侯作八政命于總章

原注八政洪範所云是也總章重屋之西堂于此命事取諸

物之成功也昭補惠氏棟口殷尚右故命于西堂案黃帝合

宮有虞總章皆明堂名東都賦服禹功以修舜緒為副于天

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

搜氏羌來服成湯既崩案方氏本作既崩各本或說既殷德

小破史記正義自湯以下號商自盤庚改二十有二世乃有

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明堂

錄先祖之府即天府明堂月殷民更服許氏謨曰武丁舉傅

令之政戴于明堂故曰明法殷民更服說為相殷道復興案

服各本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原注武丁盤庚

有能雄之變懼而修德重典殷道武丁既崩殷德大破九世

乃有末孫紂即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周書

克殷解尹逸策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荒耽于酒諧惟

明侮滅神所不祀舊孔晁注曰紂字受德也荒耽于酒諧惟

荒耽于酒王氏通曰紂字受德也荒耽于酒諧惟

作糟邱酒池長夜之飲紂流泆于樂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德

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文殷紂作瑱宮鹿臺之等也紂之

衰也其王紂汙池土察以為民虐降災于民沉湎冒色政行

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

周昌霸諸侯以佐之吳越春秋注孔叢子羊容問子思曰周

王此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帝乙

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璜和璧之賜故文王因之

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召公分陝謂之召伯也紂不說諸侯之聽于周昌則嫌于

死乃退伐崇許魏以之事天子原注許魏不在五伐蓋時小

也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法任地案此句各本訛行三

明親親尚賢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

來服書序成王既伐東夷肅慎君其志焉或俟將至也原注

公也言今周衰之盛有繼之者將至也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

煩煩如繁諸乎原注煩煩衆也如繁諸言如萬物之繁蕪也

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而財之案財裁

用曰于此有功臣焉原注王非獨善言有有利器焉原注言

之禮有措扶焉原注謂股以時令其藏必周密發而用之

易曰藏器于身待時而發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用

于生又用之死吉凶並與禍福相生原注言議其並興及相

所倚謂今卒反生福大德配天原注終為福公愀然其色原注

變容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原注觀君

知也時天之氣用地之財以生殺于民民之死不可以教原注

焉極可以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惟此在君原注言行君曰

足臣恐其不足原注未足而君謂足則君曰不足臣恐其足

原注實足可行而君曰不足則臣云足所謂可否也昭案各

本無臣恐其足四字惠氏校本曰臣恐其足疑是臣則曰足

四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

原注君道之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

則民應以善如木之成也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凡草木根鞮傷則枝

葉必徧枯原注敗當徧枯是為不實民亦如之原注君以民

木訛上失政大及人小及畜穀原注政敗失則傷及人物案

作穀上失政大及人小及畜穀別本無小及二字一本祇有

小字無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

及字

天奪之魄不生德焉

原注言天地絕夏商之餘民乃與商周

明之謂魄昭補國

天之所支也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

所謂失政者

原注言疆域與草木皆人民未變鬼

神未亡

原注民神水土未細原注陰陽相勝氣稜綱也糟者

猶糟

說文糟也實者猶實原注精以喻惡之物未錯亂也王者猶王

原注玉以喻善

血者猶血原注血憂色也酒以喻

人言尚賢其賢血者猶血原注血憂色也酒以喻

所樂昭補釋名血藏也出于肉流而藏藏也說文酒就也所

已失未至大亂總九句觀之天地人三才未優繼以湛案各

優以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然人物不托方優以佚樂

繼之由其失政非天是反人自反臣故曰君無言情于臣君

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

原注春秋左傳曰惟器公曰善哉

大戴禮卷十一終

大戴禮注補卷十二

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周尙書右僕射盧辯注

嘉定汪昭學

朝事第七十七

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

諸侯之儀

春官宗伯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四命三命二命一命不命也

大行人掌諸侯之儀

秋官大行人以九以等

其爵

汲冢周書爵以明等

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

也

左傳臧氏曰爵秩次也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也

明貴賤辨等差

上公九命爲伯

鄭氏曰上公謂王之

處各本誤重故貴賤有

別一段今據周禮訂定

上公九命爲伯

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方慈曰上公卽九命作伯之上公也王之三公八命而已以其加三公之一命故以上言之

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

案旌周禮作旗鄭氏曰國家國

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百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宮方五百步

皆以九為節諸侯

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

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

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封也皆加一等

馬端臨曰天子

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其出封各加一

命方氏曰王之三公在朝則八命而服七章之鷩鷩及其出

封加一等乃賜之以九章之衣冕衣雖三公可服非有加則

不賜故曰不過九命典命所謂以九為節者彭汝礪曰次

國之君謂侯伯卿在內六命出為侯伯則賜鷩鷩七章之服

典命所謂以七為節也小國之君謂子男大夫在內四命出

為子男則賜鷩鷩五章之服典命所謂以五為節也鄭氏曰

四命中下大夫也出封畿內封于八州之中加一等褒有德

也大為子男卿為侯伯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王之上

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十一命王昭禹曰不言三孤則與卿同

也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省于

天子案周官省應作誓鄭氏曰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

命以為嗣則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

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未與誓者執皮帛而朝會賓之皆

事則執皮帛繼子男之下攝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省則以皮帛繼子

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鄭衆曰九命上公得置

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康成曰視小其卿二命白虎通

國之君列于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卿之官

所歸嚮也其大夫再命士一命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各視

其命之數賈公彥曰孤尊既聘享更自執束帛以其華見若

四百步貳車四乘旗四旂冕服四章三侯伯之卿大夫士亦

命再命一命者亦以其命數為降殺也侯伯之卿大夫士亦

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旌衣

服禮儀各如其命之數禮大行人以九儀別諸侯之命等諸

侯之爵以同域國之禮案改邪為城漢而待其賓客各本說

賓主今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縹藉九寸大宗伯公執桓圭

據周禮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鄭注公二王之後

及王之上公雙璜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

為之纓垂于延之前後鄭案鄭司農云纓當為藻纓古字也

藻今字也同物同音主藉也鄭鐸曰纓即禮記所謂藻也易

藻為纓纓雜文之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鄭氏曰九

龍以下常旌旗也旒其屬軫垂者也樊纓馬飾也以扇飾之

每一處五采備為一就就成也應劭漢官儀見公侯九旒者

也薛綜曰盤今之馬大帶也通貳車九乘貳副也介九人禮九

牢鄭氏曰介輔已行禮者也禮大禮饗饌也三牲備為一牢

斯禮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鄭氏曰朝位謂大門外賓下

者也始立大門內交領三舞乃乘車而迎之饗禮九獻食禮九舉

齊僕為之節上公立當軹王立當軫之饗禮九獻食禮九舉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信當作身聲之誤也身圭射圭燕皆

象以人形為球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

飾圭皆長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

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饗禮七獻

食禮七舉諸伯執躬圭鄭鐸曰信圭象人身之伸者躬圭象

命其車旗衣服之節並同故于圭文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

珠飾之間少異信屈之制以辨尊卑

子執穀璧

大宗伯子執穀璧男執蒲璧鄭注云穀所以養人

璧皆徑五寸

不執圭者未成人也說文璧瑞玉環也歐陽氏

曰子男同一位

穀璧蒲璧同制異飾以致其辨兼崇義曰璧

圓徑九寸

爾雅肉倍好謂之璧郭注肉邊也好孔也好三寸

肉兩邊各三寸

共九寸雜記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

寸博三寸厚半寸

刺上左右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

各寸半玉也

藻三采六等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其朝位賓主之間

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其朝位賓主之間

五十步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

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

虎豹皮鄭注曰孔安國於書之三帛

以為纁元黃諸侯世子

諸侯之卿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

公之孤附庸之君執之

禮書曰天子之所以明章著此義者以

大夫士皆如之

禮窮則同也天子之所以明章著此義者以

朝聘之禮也是故千里之內歲一見

淮南子堯為天子于是

有道里昭案千里之內歲一見

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

見者即太行人所云侯服也

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服二

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

服三歲一見二千里之

服三歲一見二千里之

服

服三歲一見二千里之

服

外二千五百里之內服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

之內服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服六歲一

見禮記義疏虞書粥成五服至于五千每服一面五百里合

兩面千里過五服方五千里又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約五

百里王制州方千里則縱廣方三千里周禮九服每服一面

二百五十里合兩面五百里通九服四千五百里合王畿千

里為方五千五百里則縱廣方七千里鄭因謂唐虞時方五

千里以合虞書夏衰四夷內侵故疆最狹止方三千里以合

王制周公斥大疆域中國地方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

至方七千里以合周禮職方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

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秋官掌

方賓客之牢禮儀所以明一本無別義也然後天子冕而執

鎮圭案周禮古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考工記玉人鎮圭

鄭氏曰鎮安也所以安四方蓋以四鎮之山為琢飾圭寸尺

有二寸案陳氏祥道曰鎮圭猶天府所謂玉鎮非四鎮山

之謂則與考工記注不同賈氏曰鎮圭王祭祀所執典瑞職

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則餘祭祀亦執之

搢大圭鄭眾口晉讀為搢紳之搢謂揶于紳帶之間若帶之

劍也玉人記大圭長三尺持上終葵首天子服之乘

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

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司常職曰日月為常放繼

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此載大常則乘玉路矣拜

日于東郊其出之處也鄭注古文尚書曰春分朝日天官

掌次朝日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幣重衆穀梁傳王者朝日故

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儀禮覲禮曰天子

出拜龍馘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退而朝諸侯為壇三成宮旁

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禮說文壇祭壇場也釋文壇築土也周

重累者鄭氏曰司儀職曰為壇三成疏言邱上更有一邱相

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三等者自下

每面十二尺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

鄉見諸侯馬端臨曰天子與諸侯相見于方岳之下築壇與

親禮壇制同其壇外為土埽方三百步開四門壇方九十六

尺高四尺上為堂下為三等謂之三成成每等高一尺其堂

之南鄉蒼陽之神謂之方明小戴記君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

揖同姓鄭氏曰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異所以別

親疎外內也賈氏曰先疏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鄭

本大輅禮十七朝事

四

日諸侯之上介各以其君之旂置于宮內以表立諸公之國

位之虞乃詔王升壇訖諸侯皆就其旂而立其位諸公之國

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

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此別本或脫

明堂位有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鄭氏曰諸公中階之前

此十字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諸伯之國門東北面東上

諸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墮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族而

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

揖位乃定賈疏言上及其將幣也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

者皆以近王為上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

男于下等此別本脫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

明臣禮也敎氏曰王既揖于是諸侯皆升與瑞玉公于上等

延之曰升乃各升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制其

成拜于奠玉之處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制其

貢各以其所有劉韓曰任肉袒八門而右以聽事也內祖示

土作貢隨其國之所有為之于廟門之東亦變位人而復

恐懼也祖右變于禮事也為之于廟門之東亦變位人而復

右已事更端也告聽事者告續者以已于此聽事也事謂已

所以得罪于天子之事明臣禮臣職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于南

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尚書大傳祀上帝于南郊

春迎日于東郊所以萬物先而尊事大也白虎通祭天必在郊者天體至清故祭必于郊取其潔清也通典郊以明天道

也所從來尚矣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率而享祀于太廟

所以教孝也陳氏曰天子宗廟在雒門之外坊記與之大射修宗廟敬祀事所以教民追孝也

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之事鄭氏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中者得與祭不數中者不得與與之圖事以觀其能儼而禮

于祭大射儀于五禮屬嘉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一本無禮樂是故一朝而近

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為之益習德行為之益修天

子之命為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一本此處有交字世相朝交歲相問

殷相聘大行人職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鄭氏曰父死子立口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

又殷眾也賈氏曰諸侯邦交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謂同方嶽者一往一來為交

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

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

小戴記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

尊天也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旆

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介

紹而相見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

陸佃曰言紹則上公七介皆相

繼傳命也蓋如是而後盡敬鄭氏曰質謂正自相當陳澧曰

質正也于所尊者不改正自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

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

天門外說文疆也一日竟也言疆土至此而竟也賈

氏曰將幣謂圭璋也旅櫜三辭于大門外而廟受

北面拜祝

鄭氏曰廟受命祖之廟也又曰祝賜也賓致所以命公當楫再拜聘君之恩惠辱命來聘者也

致敬也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

孔穎達曰主君在東賓差退在西相嚮三讓乃

入廟門也初入廟門一揖當階北血又揖當碑又揖三揖乃

賓階也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

致其尊讓主人之心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諸侯

鄭氏曰君子之相接賓讓而主

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

鄭氏曰君子之相接賓讓而主

彼陵言自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

具也君親致饗既案既卽古儀字性腥還圭饗食致贈郊送

黃淳耀曰賓還館主君致贈而未熟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

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雅

也注事務以力勉強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

以明貴賤也鄭氏曰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

人上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言七介五介三介者

以大聘使卿各下其君一等故也以爵有貴賤則其介亦有

多寡故曰所介紹而傳命陳氏曰紹繼也君子于其所尊不

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門三揖而後至

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境大夫郊勞君

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

敬讓也致敬讓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

則不相侵陵也卿為上擯案接賓以禮曰賓賓導也相也

手作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補別本脫此一句今據儀禮禮記

擯也士為紹擯者承擯也君親體賓孔氏曰行聘已訖

私覲致饗既選注統曰饗熟肉也謂車載酒肉以行也翰曰

熱曰饗生曰饗綜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主君臣之

義也孔氏曰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饗饗之禮于賓館賓將

卿皮弁還玉于館是也賄贈者因其還玉之時主人之卿并

以賄而往還玉既畢以燕者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

食賓皆在朝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故聘禮云公于賓

一食再饗燕與羞餼無常數是也凡此君親禮賓賓用私

觀及致饗餼饗食之屬或主人敬賓或賓答主人或故天子

之制諸侯交歲相問殷相聘鄭氏曰北年大聘所謂殷相問

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恥厲之也諸侯

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

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孔氏曰天子立制使諸侯相敬比

者行聘之時禮有錯誤則上君不親自饗食所以使賓愧恥

自相勸厲天子制此禮使諸侯相親是存養諸侯無兵革之

患國家得正由以圭璋聘重禮也考工玉人琢圭璋八寸孔

其外親諸侯也長八寸圭以享王璋以享后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之

義也鄭氏曰圭璋以享王璋以享后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之

謂輕財者重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作讓矣主國待客出

賄反幣是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作讓矣主國待客出

入三積夏官懷方氏治其委積館舍飲食鄭氏曰出既客于

舍孔氏曰于舍五牢之具陳于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

倍禾皆陳于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餽牢壹食再饗宴與

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孔氏曰五牢之具謂饅一牢在賓

牢在賓館門內之西是皆陳于內也聘禮米三十車設于門

東東陳禾三十車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禾鄭注薪從米芻

從禾乘禽謂乘行羣匹之禽鷹鷄之屬于禮以雙爲數聘卿

則每日致五雙也葉夢得曰饋牢天產陽物也故陳于內米

禾芻薪地產除物也故陳于外饗所以訓恭儉也故至于再
燕與時賜以示慈惠也故無數秋官掌客羣行人宰史皆有
牢又饗餼九牢又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
三饗三食三燕

厚者言盡之于禮也盡之于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

侵呂大臨曰古者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于國新殺禮凶荒殺

禮故有所以幣更賓以特牲者則用財于賓客不皆如此

之厚也然禮存其數將使富而奢汰者不敢遇制貧而儉嗇

者不敢不盡則盡之于禮此天子所以養諸侯使外不相侵

陵也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

大客之儀儀或訛作義今從周禮秋官司寇大行人掌大賓

諸侯大客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鄭注大賓要服以內

謂其孤卿以親諸侯春秋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

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春官大

宗

胡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鄭注六服之內四方以時

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迭而徧朝

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親之言勤也欲其覲

王事遇偶也若不期而偶至賈遠解詰一方四分之或朝春

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

時助祭也賈公彥曰事山春始故圖事秋時物成故此功夏

物盛大故陳謀冬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眺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

志春官大司馬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時見言無常期諸侯

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有事而會則既朝親王為壇于國外

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台諸侯以命政

焉鄭司農曰衆來曰類寡來曰聘三禮義宗曰古者諸侯朝

天子四時神外有時會殷同之法殷同者十二年王不巡狩

則六服諸侯各當方面來赴四時見王也殷衆也四方諸侯

來見王周官注問問者問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

侯之志者論言語論書名其類也鄭歸曰歸辰以教諸侯之

聘日問有問遺之意類曰視有省視之義歸辰以教諸侯之

福案歸或作饋古義通也教即交秋官大行人歸辰以交諸

侯之福注交或往或來也穀梁傳服者何祖實也說文社

肉本作張盛以盛故謂之賀慶以贊諸侯之喜慶之禮親異

姓之致禴以補諸侯之災大司馬以禴禮哀園敗說文天子

之所以撫諸侯者歲徧在鄭氏曰撫猶安也歲者巡狩之明

三歲徧眺五歲徧省劉彝曰存者問其安否眺者七歲屬象

胥論言語

鄭氏曰屬類聚也自五歲以後遂間歲稱省也鄭氏曰屬類聚也自五歲以後遂間歲稱省也鄭氏曰屬類聚也自五歲以後遂間歲稱省也

民言語不通者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

西方曰秋從北方曰譯此官正為聚者是通言語之官為象

胥謂象之有才知者也 吐辭令 案周禮作協九歲屬瞽史

千寶曰象胥若今鴻臚 諭書名聽音聲 鄭氏曰姓命文辭之命也替樂師也史大史

以上七歲省而召其聚胥九歲省而召 十有一歲建瑞節 鄭氏

其替史皆聚于天子之宮教習之也 同度量 夏官合方氏同其器數

曰瑞信也朝見所執以為信 同度量 壹其度量鄭氏曰度丈

尺也量豆區釜也數器銓 成牢禮 易祓曰瑞節達于小行人

衡也法八法也則八則也 同器數修法則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殷國 白虎通巡者循也

行守牧民也禮記外傳天下廣大四方隱僻南面之君多行

威福恐其不奉天子之制度故有巡狩亦憂民之至也郝敬

然後諸侯之國札喪則令賻補之

地官大司徒注大札大度

喪家補助其不足 凶荒則令調委之 王應電曰調委如縣都

也案贈布帛曰賻

國移民通則以明師役則令稿檣之鄭氏曰師役者國有
之即荒禮哀凶札也師役則令稿檣之
使隣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惠棟左傳補注外傳云以膏沐稿
師服虔云以師枯稿故餉之飲食高誘淮南子注曰酒肉曰
餉牛羊曰稿謹案禮記言稿非古字古文作藁或作藁張揖
撰廣雅始從牛旁高洪氏隸續載古漢碑有勞醕之語醕與稿
同公羊注云牛酒曰稿故其字一从牛一从西漢隸皆然非
古文也說文無稿字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令稿檣之
注云故書稿為藁鄭司農云藁當為稿謂稿師也先鄭不言
字誤明古稿字本作藁或作稿與服子慎枯槁之說合張有
復古編云稿餉也從金高別作稿與服子慎枯槁之說合張有
字為之案說文銷溫器也以鎬為稿勞字無據昭案說文無
稿字然鄭司農云謂稿師也則稿有稿勞字無據昭案說文無
字漢時已有之矣說文偶遺脫耳有稿勞字無據昭案說文無
贊所以有禍災則令哀弔之鄭氏曰禍災水火王氏曰凡此
樂之五物者治其事故王昭禹曰所逢謂之故及其利害為一書王應
條錄一書將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王氏曰
以興利除害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鄭氏曰其
治言順則因其悖逆暴亂作慝欲犯令者為一書鄭氏曰其
之逆則革之其悖逆暴亂作慝欲犯令者為一書鄭氏曰其
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鄭氏曰其
將以寬恤

之將以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小行人疏此總陳小行人
之事各各條錄別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李嘉會曰政者必
爲一書以報上也然也是故諸侯附于德服于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爲諸
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于德不服于義故使射人以射
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諸侯之得
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
周禮注諸侯之于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周禮以九
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
外則壇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
征之放殺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社之內外亂鳥獸行則
滅之倘猶有不附于德不服于義者則使掌交說之故諸侯莫
不附于德服于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
自爲正之具也

投壺第七十八

投壺之禮

經典釋文壺器名以失投其中射之類

主人奉矢司射奉中

鄭康成曰矢所

以投者也中土則鹿中也鄉射記疏大夫兕中士鹿中中之

形刻木為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鬣闊以盛筭鄭不云兕

中畧之也鄉射記曰鹿中鬣前足跪鑿其背容八筭舊圖云

士之中長尺二寸首高七寸背上四寸穿之容筭深尺二寸

陳祥道曰投壺禮輕于射故但用中之下而已方慤曰使人

矢將以投實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獲故司射奉之

執壺司也夫人而為之可也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司也壺請

樂賓案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

不正貌賓曰子有旨酒嘉殽案儀禮逸經鄭氏曰燕飲酒既說

為謙辭賓曰子有旨酒嘉殽旨酒令芳又重以樂樂應鏞曰用

其敢辭主人曰枉矢司也壺不足辭也敢以請賓曰賜某旨酒

嘉殽又重以樂敢固辭鄭氏曰固之言如故也主人曰枉矢

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鄭氏曰不

命見敢不敬從右請賓再拜受鄭氏曰拜主人般還曰避孔

許也達曰般還或可折熊安生口拜主人阼階上再拜送鄭氏曰主

時般還或可東西面相拜主人阼階上再拜送

主人阼階上再拜送

主人阼階上再拜送

主人阼階上再拜送

主人阼階上再拜送

投矢也兩楹之間也拜送賓般還曰避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
送矢也避亦于其階上賓般還曰避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
退反位鄭氏曰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即兩楹間者言
賓席主席席皆南揖賓就筵右受司射進度壺反位設中
鄉間相去如射物揖賓就筵矢受司射進度壺反位設中
壺設執八算請于賓曰奏投壺之令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
算勝飲不勝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三釋文俗本或此句
五字五禮通考曰請賓曰以下大戴禮比小戴記多奏投壺
之令一句文義較備此投不設下大戴禮比小戴記多奏投壺
馬從二馬疏云定木無此一句但玩上下文義有馬既立慶
之為備今本大戴禮豈後人又因疏言而去之耶馬既立慶
多馬請主人亦如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
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
實入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執筭而立以請賓俟投請猶
告也順投矢木先人也比投不拾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
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筭也謂之
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為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
內為樂陳祥道曰投壺筭長二尺又云漢人格五之法有功
馬象而檠馬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鄭氏曰弦鼓瑟者狸首詩
馬象而檠馬命弦者曰請奏狸首篇名今逸射義所云曾孫

侯氏是也方慤曰以弦歌獨節故命弦者奏之熊朋來曰狸首之詩古人以爲射節在騶虞之下采蘋采芣之上想見孔子剛詩之時其詩已逸不然則此詩未必見刊于聖人也首章必有狸首二字改以名其詩小戴射義所記大戴投壺篇所記必第二第三章也不幸逸于詩家而間若一孔疏問若畧傳于禮家小戴得其一而大戴尤詳太師曰諾又命工奏樂孔樂節中問疏數如一也投壺者當太師曰諾又命工奏樂孔聽之以爲志取投合于樂節也鄭氏曰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詞左右告矢具請拾投射也司射東面立釋筭則坐以南爲右北爲左也已投投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于右者退各反其位投卒投司射執餘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主黨于左釋算卒投司射執餘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有勝則司射以奇算告曰某黨賢于某黨賢若干純猶方氏曰干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右卒筭鄭氏曰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筭如數射筭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筭爲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敘左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筭以告于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于某者未斥主黨勝與賓黨勝與以勝爲賢尚技藝也鈞有等也筭則左右手各執

一筭以告孔穎達曰此明投壺筭數之儀司射于壺西東面執筭請也純全也二筭合為一全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筭謂不滿純者奇隻也遂以奇筭告者奇倖也謂左右數鈞之餘筭或左或右不定故稱某賢賢為勝者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筭則云五純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司射東面則東西為縮每十雙則東西縮為一委每有十雙更別委之故曰每委異之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于十純之西南北置之若惟有一筭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西東西置之此數右筭之法若數左筭則總敘地之筭實于左乎每一純取以委地滿十則異之謂滿十純則總為一委其他所縱所橫如右獲也熊朋來曰漢儒于禮經輒改某字讀為某名如投壺二筭為純則純為全就讀為全蓋因儀禮鄉射經文亦有二筭為純注曰純猶全也一筭為奇奇猶虧也今讀純為全不聞讀奇為虧如此類甚舉手曰命孔氏曰司射請勝者之弟子為不勝者酌酌者曰多已酌皆請舉酒當飲者皆跪奉觚儀禮注古文觚皆為解禮經解韓詩說云三升曰解大射儀云侍射者降洗角解疏云角解以兕角為之鄭氏駁五經異義曰解角旁氏汝穎之問師讀所作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謂于賓與主人以行正案解罰爵也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謂于賓與主人以行正爵酌者勝黨之弟子升酌奠于豐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為尊敬辭也周禮曰以灌賓

客各與其偶于西階上如飲射爵馬晞孟曰奉觴曰司正曰
賜灌受之以禮而不怨跪曰敬養獻之以禮而不矜
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各直其筭右立上一馬從二馬以

慶慶禮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七經攷古本請賓主人皆曰

諾右慶爵朱子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皆曰相為司正燕禮曰

一馬則司射取少者一馬正爵既行請徹馬飲不勝者畢司

益勝者告曰一馬從二馬正爵既行請徹馬飲不勝者畢司

射又請為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筭時也三立馬者投壺如射

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得慶也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

暨請徹馬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筭也既徹馬無筭乃行

周則復始既筭五禮通考曰案終則復始之事載震云案既筭

二字當在前舉手曰一算字算多少視其坐惠棟曰此文倒當

或云既當作記衍一算字從吳本作筭多

視其坐既筭矢八分堂上七扶堂中五扶庭下九扶韓非子

寸下得尋常注云四指為扶何休曰側手為庸案指為寸器

素孔疎膚與扶同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
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者
皆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

尺庭中則去席九尺也鄭氏三禮圖投壺之地有三日中則

于室日曉則于堂太晚則于庭各就日光為之矢以扶計四

指日扶廣四寸其長短算長尺二寸右記壺天筭鄭氏曰筭

之度各隨其地之廣狹長司正也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

也堂下司正司射庭長鄭氏曰庭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

人及童子使者皆屬主黨右記賓主黨孔氏曰冠士者謂外

故令屬賓黨若童子賤則屬主黨也鄭氏曰降揖其咋階及

樂人國子能為樂者使者主人所使薦饌者降揖其咋階及

樂事皆與射同節壺中置小豆鄭氏曰取其為其矢躍而出

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無去其皮鄭氏曰矢以柘棘

說矢大七分或以棘取大七分曾孫侯氏荀爽禮傳天子諸

其無節釋文柘木名大七分曾孫侯氏荀爽禮傳天子諸

稱會今日泰泰當作大射參之曰今日泰射凡十一字從方氏本

剛之器案此十一字疑是注文并有脫射字又案射義狸首註

日會孫侯氏四正具舉云云無今日泰射句則正文今日泰

射四字恐係錯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

簡否則衍文也

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干侯既立

案干同舒惠氏校本此下壺脰也脰頸修七寸口徑二寸半壺

正文有中獲既置四字

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壺腹修五寸案此條當在曾孫侯氏之

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得圓周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

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圓周圓周以二尺七寸有奇是

為腹徑九寸有餘也朱子曰今詳經文不言壺之圍徑而但

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二斗相求互見之巧且經言其所容止

于斗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則經之所謂虛加之數也

數而注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

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齊其

堂周禮古義保氏五射注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刻注發

弓讓與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獲者之旌

案獲者別既獲卒莫命射之詞也此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

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鄭氏曰

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芣者樂循法也采蘋者樂不

失職也困學紀聞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

素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林賦捨翠雅張揖注云詩
 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謂八篇可歌者
 惟鹿鳴白駒在小雅狸首今亡鄭氏以爲射義所引曾孫侯
 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小傳或
 曰狸首詩也義文似之此有狸首又有鵲廢不可歌案史
 下八篇或說非矣張揖言二雅之材未知所出廢不可歌
 卽此說時在下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史義史見
 史章史謗史實拾聲獻挾魯命弟子辨曰鄭氏曰弟子實黨
 其立堂下相養無荒無傲無偕立無踰言若是者有常爵記
 令解鄭氏曰輸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嗟爾不寧侯爲
 之辭也案小戴兼記魯辭異辭此當有脫文嗟爾不寧侯爲
 爾不朝于王所後世爲諸侯者王氏曰張也曾孫諸侯謂汝
 者諸侯不故亢而射汝強食食案此三字有脫誤考工記作
 來朝者也故亢而射汝強食食案此三字有脫誤考工記作
 孔氏疏祭侯者祭先有功德之侯若射侯則射不寧侯有罪
 者也白虎通作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
 亢而射爾小爾雅治爾曾孫侯氏百福有記樂章王氏曰此
 射有張布謂之侯治爾曾孫侯氏百福有記樂章王氏曰此
 同而畧異侯者射侯也因祭寓意以爲諸侯之職也與梓人
 孫侯氏一詩而分爲三篇加間附屬有吳幼清宋可證然不

政觀易昭案漢書郊祀志周靈王卽位時諸侯莫朝周其宏
乃明鬼神事設射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封禪書
云設射狸首徐廣曰狸一名不來其詩與祭侯之弊皆言諸
侯來朝之禮不來者不寧侯故抗而射之喪宏亦行古之禮
也潒太公金匱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尙父乃盡丁侯射之
侯病遣使請臣尙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將丙丁日拔自箭
戊巳日拔腰諸侯辛日拔股箭于癸日拔足諸侯病乃愈
四夷聞乃罷越裳氏獻白雉于是說者謂其宏依物怪以致
諸侯妄也然射不寧侯常爲大射誓戒之辭若投壺乃記主
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未知狸首之詩何以綴于後也

大戴禮卷十二終

大戴禮注補卷十三

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周尚書右僕射盧辯注

嘉定汪昭學

公冠第七十九

公冠鄭案冠古亂反各本訛作苻說文冠首服弁冕之總名

加而後人道備故君子自為主無客禮故莫敢為主焉迎

賓揖升自阼語原注入堂深異于土賓見家

階也古時殿前兩階無中間道故以阼階為天立于席案

子之位教氏曰主位謂之阼故東階曰阼階立于

席既醴鄭氏曰醴賓者謝其勤勞也教氏曰醴亦謂以醴飲

北既醴鄭氏曰陳氏祥道曰冠必用醴醴者太古之物所以示

質降自阼原注君尊故其降也不使就賓階也其餘自為主

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王氏肅曰西階賓也其餘皆與公

同也原注謂迎賓公立端與皮弁皆鞞原注玄端緇布冠及

始冠緇布之冠自諸侯下達冠而弊之可二服皆釋也古者
田狩而食其肉衣其皮先以兩皮如韞以蔽其前後及後世
聖人易之以布帛猶存其蔽前示不忘古尊祭服異其名曰
布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
寸案別本無革帶二字鄭補說文古文弁形象合手白虎通
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弁形象合手白虎通
以持髮也上古先賢服鹿皮取其文章也三禮冠弁圖皮弁
以前玉藻注釋毛黃白色者為之高尺二寸說文韞韞也弁
言蔽也象裳色朝服素韞朝服素韞從裳色皆素也即補賈氏
公彥曰朝服十五升布公冠四加立冕原注四當為三玄當
也師古曰釋亦謂之幘公冠四加立冕原注四當為三玄當
舊本俱作注文竊疑校書者考注亦未可定也昭補家語孔
子曰公四加玄冕王肅注天子五加衮冕賈氏曰大戴禮公
冠四加緇布冠玄冕王肅注天子五加衮冕賈氏曰大戴禮公
又家語冠頌王太子冠擬公則天子之元子亦四加後當衮冕
之子不得四加與士同三加可知楊氏復曰諸侯始加緇布
冠纁緇其服玄端再加皮弁三加可知楊氏復曰諸侯始加緇
纁再加皮弁三加衮冕孔氏曰左傳云公冠大戴禮公冠四加
之金石之樂節天子亦當五加衮冕也王制疏凡冕之制皆
也諸侯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衮冕也王制疏凡冕之制皆
元上緇下漢禮器制度云冕長尺六寸案始加緇布冠次加
皮弁次加衮冕之以三獻之禮賓以一獻之禮也士于無介而贊冠者

通為衆賓者君禮於臣本無介也昭補儀禮黃元者為介鄭

康成曰介賓之輔以贊為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次

為無樂原注亦贊時也冠者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之感不

介也然則冠禮不舉樂之孔子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

節之謂冠之時為節也昭案別本娶婦下無之家二字樂皆

玄端接也鄭氏曰元端士人廟之服也王氏肅曰元端緇布

冠之其醕幣朱錦采四馬朱錦采四馬家語冠頌作束帛乘

服二者字形相誤其慶也同原注其慶太子儼焉也案太子各

近恐必有一誤其慶也同原注其慶太子儼焉也案太子各

本訛作天子據下節注訂正又案其慶也同太子與庶子其

冠皆自為主原注王太子庶子之重言太子冠誤也家其禮與士

同其饗賓也皆同原注士冠禮記曰天子之冠儼焉非也天子猶士也天

成王冠周書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為冠

文公出居于東二年秋大雷電以風王迎周文公于郊八年

春正月王初莅作親政譙周五經然否論古文尚書說武王

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

葵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詞告是除喪冠

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膝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

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膝之書成王年十

四是喪冠也者恐失矣按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

五必冠矣賈氏曰襄九年左氏傳晉侯問公年曰十二年矣

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夫子禮也吾可以冠矣是諸侯十二

而冠也尚書金縢王與大夫盡弁時周公使祝之六雍祝州

成王年十五則知天子亦十二而冠

反王原注雍太祝當左與曰達而勿多也史少則不達祝雍

曰使王近于民原注視民如子鄭補遠于年王氏曰壽長案

嗇于時王氏曰嗇愛也惠于財原注及親賢使能案成王冠

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原注離明也鄭案博物記離作摘呂

姓以承皇天嘉祿案博物記天欽順仲春之吉日原注古者

昭案春別本作夏今從注文訂正博物記作欽奉仲春之吉

辰儀禮土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楚詞曰歷吉

日鄭氏曰導並大道邠或原注邠或當為芬或聲字之誤也

吉善也

秉集萬福之休靈案一作康阜萬國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

服謂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原注免猶弱也昭案幼志

崇積文武之寵德原注文皇帝武皇帝昭案肅勤高祖清

廟原注高祖高皇帝也昭案六合之內靡不息案博物記作陛

下永永與天無極昭案博物記無陛下二字淵鑑類函引周

雍賢使能其頌曰令民遠于年遠于王始加元服去王勿志服衮職

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孝昭冠原注漢

冠氏棟曰孝昭冠辭四字目上文也毛詩樂記漢禮樂志中多

此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原注禮運曰地

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原注言維予一人某敬拜皇

天之祐原注古祝辭則云嗣王某或曰一人某薄薄之士承

天之神原注薄旁薄也易與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既

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上之靈昭案以上維某年某月

玉日

原注年謂太歲所在月正月也其天明光于上下勤施

地祝文皆爾省釋故于下明之也

案以上朝日辟

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于郊

洛案以上朝日辟

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注穆穆和敬也尚書

大傳迎日之穆日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

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以正月朔日迎日于東郊王以正月朝

聘率有司迎日于東郊也所以為萬品先而尊事天也昭案

右附祭天祭地祭日月祝辭通典凡祭日月歲有四焉迎氣

之時祭日于東郊祭月于西郊王氏應麟曰

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歟

本命第八十

分于道

王氏肅曰分于謂之命原注道謂其化自然之道也

得其短其中修促謂之命孔子曰死生有命昭補春秋元命

苞曰命者天之命也又案原注人資始焉句從永樂大典本

別本各形于一王氏曰人各受陰陽以謂之性原注形法象

有則象之以仁受于金則象之以義孔子曰天命之謂性性

補資于未生之前發于既生之後原其所始故于此言之昭

謂戴氏孟子字義疏證大戴禮記曰分于道謂之命形于一

始有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化于陰陽象形而發謂之

生原注象微味易曰男化窮數盡謂之死原注化窮者身故

命者性之終也原注命初分于道則是生之始也分道則修

語作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及有始共八字意義遂不如有終矣此處

曉則必有終矣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釋名目默也不能

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原注或為微也昭案

別本訛作助茲從玉海所引說苑作三月達眼而後能見王

氏曰徹助睛轉也廣韻助亭年切音田目貌集韻眉貧切音

與敗同然後能有見八月生齒然後食期而生牘然後能行

三年瞽合然後能言原注三月萬物一成其年天道一備三

年瞽合而後能言十有六情通案家語然後能化陰窮反

陽陽窮反陰原注夏至陰消陽往陰是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故

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齒案世子疏所引訂正說文齒口

斷骨也紀注引大戴禮曰男八歲而齒女七歲而齒後漢閭后一陰一陽然

後成道陽之謂道也二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原注

也行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齒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原注

陰化亦天地之道也昭補韓詩外傳天地有合則生

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

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

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基年齒就而後能行三

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

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

化是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

天而性不長也合于三也小節也原注男女中古男三十而

娶女二十而嫁合于五也中節也原注合于五十昭補白虎

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
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高誘注淮南子三十而娶者陰陽
未分時俱生于男子從子數左行三十而立于已女從子
數右行二十年亦立于已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子
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己數左行十得故人十

月而生于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子數從申起行得申亦十月而生于申故女子數從申起太古男五十

而室女三十而嫁譙周曰太昊制嫁娶鄭氏昏禮目錄云夫婦始自燧皇備于三五合

于八也原注備三五合于八也媒氏職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而冠三十而有室十五笄二十而嫁尚書大傳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喪服為夫之姑姊妹

嫁娶之期今有三十五十則非也故譙周云師言此說似漢初學者八者維綱也索綱各本多作天地以發明故聖人以

合陰陽之數也原注八為方維八卦之數也天地以之禮義

者恩之主也冠昏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此之謂九禮

也原注君臣冠昏朝聘五也喪祭禮經三百原注禮經威儀

三千原注曲禮也機其文之變也原注機危也謂二禮動行

也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原注象五行謂內外故以四

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孔氏穎達曰恩屬于仁理屬于義恩

節屬于禮量事權宜非知不可

本命

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

鄭氏康成曰服莫重于斬衰也三年問曰三年者稱情而

立以恩制者也

案各本脫也字今從方本

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

斷恩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

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原注貴貴謂為大夫君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

而食

原注食原注食

三月而沐

原注將

葬而練毀不滅性呂氏大臨

祥既小祥然後練冠練衣蓋毀不可以久久則滅性

不以死傷生也

案別本喪不過三

年苴衰不補

原注異于吉無飾也

墳墓不坏

雨雅山再成曰坏正韻曰

以土封

同于邱陵

案別本以此

除之日鼓素琴

原注漸有終

鄭氏曰鼓素琴始存樂也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示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于事父

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

父在為母齊衰

案別本父上有一故字

見無二尊

呂氏曰親莫隆

母齊衰其致一于父雖母不得而抗也

百官備百制

一作

具不言而事行者扶

而起原注謂天子諸侯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原注謂士大夫身自執事而

後事行者面垢而已原注謂庶人路案垢凡此以權制者也

孔氏曰不言而事行者謂王侯也喪具觸事委任百官不假

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扶病之杖亦不能起又須

人扶乃起也言而後事行者謂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已

言而後喪事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身自執

事者謂庶人也卑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

不得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子于父母貴賤情同而病

不得一故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鄭氏曰不怠哭不絕聲

為權制原注東夷二連其所不怠者也原注東夷二連其所不怠者

也原注東夷二連其所不怠者也原注東夷二連其所不怠者

也原注東夷二連其所不怠者也原注東夷二連其所不怠者

也原注東夷二連其所不怠者也原注東夷二連其所不怠者

大戴禮卷十三 本命

言者知不可言者知可行者知不可行者是故審倫而明其

別謂之知所以正夫德也案也各本作女者如也子者孳也

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理者也故謂之婦人婦人

伏于人也白虎通以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喪服傳

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在家

子郊特牲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其教令不出閨門

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原注從不出閨門

案家語作教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原注易曰無攸遂在中

令不出閨門是故女日及乎閨門之內原注專其志且遠嫌昭案日

不百里而奔喪原注言及日故經成見星昭補雜記曰婦人

也案注文不百里事無獨為行無獨成之道易文言地道也

當是不見星之訛事無獨為行無獨成之道妻道也臣道也

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穀梁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宵行

以燭案各本作宵夜宮事必量六畜蕃于宮中謂之信也原

如此乃爲所以正婦德也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

不取原注亂也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取

逆家子者爲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爲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

者爲其棄于人也世有惡疾者爲其棄于天也喪婦長子者

爲其無所受命也何休注公羊傳婦人有五不娶喪婦長女

世有刑人不娶棄于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

案喪婦句自女之父言故曰喪婦儀禮經傳通

作喪父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

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爲其逆德也無子爲其絕世也淫

爲其亂族也妒爲其亂家也有惡疾爲其不可與共榮盛也

口多言爲其離親也原注詩云婦有長舌惟厲之階盜竊爲其反義也婦有

三不去有所取案取一本作受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孔氏

引此作會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

世原注及要君者歎造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原注聖人者非逆人倫者罪及

三世原注百罪莫大于此皆大亂之道也聖人者有惡逆焉誣鬼神

者罪及二世秦誓逸語誣神者殃及二世王氏應麟曰漢郊

大輅禮本命篇証鬼神者罪及二世易大傳為易繫辭殺入者罪止其

身原注周書曰大故大罪有五殺入為下家語手殺人者罪

有五而殺命世小命身故曰大罪人為下矣

易本命第八十一

子曰夫易之生人有民字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原注易

元之始是曰太易二象之所資萬品之所生易曰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說曰太易者未見氣

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禮運曰夫禮必本于

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然禮易之說雖

殊而會歸一昭補案淮南子作萬物貞蟲高誘注貞蟲諸細

腰之屬一切經音義昆蟲作蜺蟲注云古文蠲同古魂反禮

記蜺蟲未蟄鄭康成曰蜺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或奇或偶

而藏爾雅雅兩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

朱子曰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耦或飛或行而莫知其

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應化而不窮能測萬品之情也

天一地二人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口原注天之神日

日者實也太日數十原注甲乙之屬昭補范子計然曰日者

陽之精不虧日數十從甲至癸也案淮南墜形訓日數十

十下有日主人三字補此三字下句正可接故人十月而生

原注萬類人為貴也昭補廣雅人一月而膏二月而脂三月

而胎四月而胞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膏八月而脂三月

月而蹠十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原注貴奇主辰

辰主月月主馬原注月契天駟于上馬統乾于下昭補春秋

也故馬十二月而生陽辰數十二從子至亥也七九六十

三三主斗原注象斗主狗原注斗之次似故狗三月而生

考異鄒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斗運狗六九五十四主時

三月而生也宋均注斗狗之精所生也時主豕原注豕知時詩云有豕白駒烝涉波矣昭補王故豕

四月而生

淮南子六九五十四四主五九四十五五主音王

日音不過五

音主援說文援善故援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

六主律

兩雅律謂之分郭注律管可以分氣春秋元命苞律

主禽鹿

原注麋鹿角長短大小似律故禽鹿六月而生也

名雖有飛走之異

塞亦通也宋均曰以所包者多故舉禽獸之

應鹿孕六三九二十七

主星春秋說題詞星之為言精也

策也陽之精也

日為星故其字日生為星星主虎春秋注虎炳文似星也

說文虎山故虎七月而生

二九十八八主風數盡十八也風

主蟲

原注蟲有蟄見故蟲八日而化也

月說文風八風也

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

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閭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

風東北曰融風風動其餘各以其類也

蟲生故蟲入日而化

其餘各以其類也

亦有本而生之也

昭案即氏瑛曰人物之生大戴禮以物得

生故鼠孕一月

貓二月狗三月

成數故十月生也牛馬雖十二月象三年亦在生數論與淮南所載主日主辰穿鑿之說似參勝之予又以爲鹿乃六月而虎七月者抑豈生數也耶道理難窮雖鳥魚皆主于陰而聖人常示人以當然而不示人所以然也

屬于陽原注生于陽者謂飛游于虛也故鳥魚皆卵案淮南魚遊

于水鳥飛于雲原注選注此四句作會子語故冬一作燕雀入于

海化而爲蚘原注選注此四句作會子語故冬一作燕雀入于

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原注淮南

而不飲三十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死蜉蝣不飲不食

食三日而終也昭補春秋考異郵蠶陽物火惡水故蠶食而

不飲陽立于三春故蠶三變而後消死于三七二十一日故

二十一日而繭孝經援神契蟬無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

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畧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

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朱子曰蜉蝣渠畧也似蜚蠊

身狹而長有角黃介鱗夏食冬蟄原注熊羆魚蛇之屬昭乞

黑色朝生暮死介鱗夏食冬蟄原注熊羆魚蛇之屬昭乞

吞者說文繫傳齧齧也臣錯案禮曰八竅而卵生原注鳥屬

有異類者韓詩外傳曰鵠鵠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者乎

昭補綴空也案空與孔同故說文作空一切經音義作孔說

易本命

傳物志通鑑諸類皆卵生而影伏文選注翰曰在腹曰胎

卵也咀噍者含味也慈呂切九竅而胎生異物志又曰鯉

子也咀噍者含味也慈呂切九竅而胎生異物志又曰鯉

十有一種囊縛卵生也呂氏春秋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

虛淮南子跂行喙息莫貴于人孔竅肢體皆通于天有九

重人亦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大者不取于小

董仲舒曰與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注謂牛

無上齒則有角其係無角者則有上齒鳥不四足高誘曰物

莫能兩大故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者為膏而無前齒

釋名戴角者生于額角也無角者膏者為膏而無前齒

無前齒者齒盛于後不用前也角者為膏而無前齒

昭補鄭注考工記膏豕屬脂牛羊屬春秋元命苞膏者神之

液說文戴角者脂一切經音義引三蒼曰有角者脂無角者

膏而無後齒補王注齒盛于前不任後也

者類母原注至陰至陽陽窮反陰之義鄭案義一本作類別本類

母下有至陰生牝凡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

至陽生牡二句積陽川積高者為生下者為死邱陵為牡谿谷

積刑陰陽為德陰為刑積高者為生下者為死邱陵為牡谿谷

為牝蚌蛤蚌蛤實月時則蚌蛤虛孝經援神契曰月虧于天則陰類消珠與月盛虛原注月者太陰之精故龜蛤之屬

于淵也露補淮南子曰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虧于天則陰類消

月死而贏蚌虛也案盛虛別本作盈虧是故堅土之人肥虛

屬滿月虧則虛也案盛虛別本作盈虧是故堅土之人肥虛

土之人大昭原注肥者象地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醜沙土之人

細原注沙土養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原注息土謂衍沃

之地地有美惡故生人有好醜也周禮大司徒職曰山林之

民毛而方川澤之民黑而津邱陵之民專而長墳衍之民皆

而瘠原隰之民豐肉而庫此大辨五土之分昭補淮南子堅

土人剛弱土人肥壙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

王氏曰思土細緻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原注魚鰾之屬昭

耗土龜疎者也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原注魚鰾之屬昭

本訛作善食土者無心而不息原注魚無耳而聽蟬蟬無口而鳴

走而寒食木者多力而拂原注熊羆之屬拂反也昭補王氏

皆自然食草者善走而愚原注麋鹿之屬昭食桑者有絲

之貌者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原注麋鹿之屬昭食桑者有絲

而蛾爾雅釋蟲蛾疏此即蠶蛾所變者也埤雅繭食肉者勇

敢而悍

原注虎狼鷹鵠之屬昭案悍各本訛作捍

食穀者智慧而巧食氣者神明

而壽

原注王喬赤松之類也西極亦有

不食者不死而神

原注士者無心而慧食木者多力而烈食草者善走而思食葉者

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氣者不死而神故曰有羽之蟲三

百六十而鳳凰為之長

禽經鳳雄鳳雌亦曰瑞鳳亦曰鸞鸞

鷗曰鳳靈鳥也又曰天老云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

寧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

許氏慎曰麒麟二獸也

麒麟似麟而無角何法盛徵祥記

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

為之長

春秋運斗樞瑤光星散為龜爾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

氏瑞應圖曰龜者神異之介龜也薛氏綜曰龜之老有鱗之

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為之長

元命苞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

鱗龍蛇之屬高氏誘曰東方少陽去太陰甲散為鱗說文傑

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王氏曰乾坤地禽

獸萬物之數也原注三百六十乾坤之中央萬故帝王好壞

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尚書大

生惡殺鳳凰巢其樹陸氏贊曰卵胎好剗胎殺天則麒麟不

來焉尚書大傳堯時麒麟不殺胎好填谿塞谷則神龜不出焉家語

曰剗胎殺天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

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呂覽

夫巢覆毀卵則鳳凰不至刻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

則龜龍不往淮南子獸胎不曠鳥卵不暇春秋繁露恩及羽

蟲則麒麟至張網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禹之禁春三

焚林則麒麟去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

魚鱉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

其直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德動不以道靜不

以理則自案自一天而不壽也廣雅天折也字从大一形不申

也詖孽數起書詖同妖神靈不見風雨不時暴風水旱並與

人民天死五穀不滋一切經音義五穀案禮記月令天子春

菽菽豆也菽實孚甲堅全屬水季夏食稷稷五穀之長屬土

土中央秋食麻麻有文理屬金冬食黍黍秀舒散屬火皆順

時而食之以安其性也服氏虔曰六畜不蕃息急就章六畜

滋益也聲類孽蕃也孽滋古字通六畜不蕃息蕃息豚豕猪

師古曰六畜牛馬羊豕雞犬人所畜養者也

也一切經音義蕃謂滋多也息塞滿也

大戴禮附錄

嘉定汪昭輯

盧氏文弨曰大戴者孔門之遺言周元公之舊典多散見於是書自宋元以來諸本日益訛舛馴至不可讀余嘗謂此書之極精粹者曾子數篇而已而立事一篇尤學者所當日三復也博學而孱守之余素服膺斯言自爲棘人每誦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數語輒不禁淚之盈眦也孔子三朝記其文不能闕深疑出漢後人所傳會學者當分別觀之惠氏棟曰此書始於三十九終於八十一宋韓元吉謂缺者四篇重出者一篇今案明堂篇第六十七實卽在盛德篇中今不別出則以下次第皆當遞遷實無重出

又曰此書有注者止二十四篇其餘十五篇無注但間有校

正字句異同之處相其文義實出於近代人所爲不類本注
又曰此書俗本字多訛誤今訪求宋元舊刻校正其間與周
禮周書小戴荀卿諸書之文小小異同及字句或多或少之
處皆一依此書原本不敢以他書之文私相竄易然如利省
之不啐自當從史記作利爵之不啐以爵與省形近而訛且
有儀禮可考也

又曰書中有古通用字如猶之爲由而之爲如徧之爲辨免
之爲勉潔之爲絜效之爲斂邇之爲爾吝之爲鄰倒之爲到
佯之爲詳餽之爲旣慧之爲慧又爲惠忒之爲忒或又爲貸
今皆一仍其舊又有雖俗字而其來已久經籍中相承用之
如景之別作影弟之別作第又別作悌之類亦皆不改他若
藂乃叢字而訛爲聚互乃氏字而訛爲玄羌乃差字而訛爲

羌音義全別不復沿襲以滋後學之惑

戴氏震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云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隋書經籍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今是書傳本卷數與隋志合而亡者四十六篇隋志言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殆因所亡篇數傳合爲是言與其存者哀公問及投壺小戴記亦列此二篇則不在刪之數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見於祭義諸侯黜廟篇見於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於聘義本命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見於喪服四制凡大小戴兩見者文字多異隋志已前未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則隋志不足據也所亡篇目不存或兩見實多耳然因隋志而知隋唐間所存已厘三十九篇史繩祖謂大戴記雜取家語

之書其說不然家語王肅所私定竊取其書爲之史氏誤連
讀公冠篇孝昭冠辭爲成王冠辭而云祝辭內有先帝及陛
下字周初豈有此家語止稱王當以爲正此史氏不審章句
謬加幾評也王肅襲取爲冠頌已章句不辨家語襲大戴非
大戴取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

又曰太傅禮見存三十有九篇不題作注人姓名朱子引明
堂之說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曰法龜文以注爲康成
作也惟王伯厚指爲盧景宣辯之注是書自漢迄今注獨此
一家而脫誤特多余嘗訪求各本得舊本五參互校正今春
正月盧編修召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數事盧編修本
所失者則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闕句無從攷得姑俟異
日鄭康成注樂記引武王踐阼孔冲遠以師尙父亦端冕及

西折而南皆爲鄭所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瑞書則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今各本不與冲遠所見同殆俗儒未省照徒據康成稱引竄改也公冠篇太子擬焉各本譌作天子吳幼清儀禮逸經亦然幸盧注可考其公冠之譌爲公符王伯厚困學紀聞已莫是正許叔重五經異義論明堂稱戴記禮說盛德記語在今明堂篇中魏書李謐傳隋書牛閔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蓋隋唐以前故書無所謂明堂篇者今日錄兩七十四晁公武亦云然陳振孫云兩七十二熊朋來吳幼清皆云兩七十三此盛德第六十六後篇題改竄之証朱子稱引明堂不稱盛德自唐宋間已分合竄易非復前人之舊舉若斯矣書十有三卷凡五卷無注卷之四卷之五立事至

天圖十篇篇題並冠以曾子卽漢藝文志之曾子書尙存于是卷之九千乘四代虞戴德詒志卷之十一小辨用兵少間王伯厚以爲卽漢志孔子三朝七篇中隔以卷之十篇帙淆亂也注中徵引漢魏晉之儒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及楊孚異物志然則爲景宣注甚明矣

戴氏震與盧侍講召弓書大戴禮記刻後印校俗字太多恐傷壞版姑正其甚者不能盡還雅也所有誤字雖未覈出如保傳注謂俎豆傳列及食之等謂譌作男食譌作嗜環旋也旋譌作短曾子本孝注處安易之道之譌作也曾子天圖注山川言牲互文牲因正文譌作牲互文譌作立之子張問入官注纁璜之設璜譌作須盛德注禮察曰譌作祭禮曰諸侯遷廟注未卽古古譌作告孫鄭等改鞠衣鞠譌作禕又云一

命展衣者云譌作下少間注汙窪也窪譌作深朝事致褻簋
既褻錯見凡此類卽就印本改正又保傳有司參夙興端冕
注參職謂三月朝也下案云注職字疑衍是疑參與三月嫌
文或別有意也然古人立文絕無有如此者在內則爲三月
之末擇日以子見於父此見之南郊亦三月時事正文當作
有司齋夙端冕注文當作齋夙謂三月朝也明嘉靖癸巳袁
氏依宋本重刊之大戴禮記齊皆作叁後人不識古字遂譌
作參而夙字不可通於下加興字魏書李彪傳引此作有司
齊肅端冕無興字其竄誤無疑注乃并夙字譌作職字形轉
寫之謬前改正者皆是也凡例末一條云又有雖俗字而其
來已久魏晉六朝皆用之如準之作淮殺之作煞陳之作陣
景之作影亦皆不改震之恩竊以爲景與影今異字異形古

通用景葛洪始加三作影義有可通無妨後人葦益淮字雖
魏書有云欲知其名淮水不足非避寇萊公諱呂忱字林用淮爲平準之人
準見佩麟忱晉人是此時俗字然許叔重之書變亂常行猥曰馬頭人爲長
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苛之字止句也皆不合孔氏古文
謬於史籀怪舊藝而善野言則魏書之稱淮水不足設許氏
見之必且譏爲野言者也苟害六書之義雖漢人亦在所當
改何況魏晉六朝此書中仍有未盡俗繆者準准殺煞陳陣
參差互見宜使之盡一以免學者滋惑震愚昧徑行改易其
存疑未敢改者夏小正初歲祭未始用暢也其曰初歲云者
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始用暢也細繹文義正月所
繫之事他處不言初歲至此獨言初歲故解之曰暢乃終一
歲所用之於祭而用之自是始惟其爲終一歲之所用故曰

初歲以見終歲皆用之謬作其曰初云爾已不可通又移就
下言是月句失其倫次緹縈下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爾
雅疏連引此文本繫此處無疑朱子移置篇題之下以是爲
解小正二字究無所發明古人必不用此贅文以解篇題合
綜前後何以謂之凡兩見以四字爲句前雉震响條正月必
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中間用何以謂之設問申之曰雷
則雉震响相識以雷此云小正以著名也乃申上緹先見者
也又與後文有見梯而後始收是小正之序也小正之序時
也皆若是也可參觀名者命之也小正以著名者謂小正立
言之體以緹著而先見故不曰縈緹而名其物候曰緹縈著
卽動而後著之著謹陳鄙見惟有道正之

又與盧召弓書云前大戴禮記一書今正復檢一過又得若

千事後因窮處多繁雅未及訂定茲畧舉大致以乞教正王
言篇則正亦不勞矣正當作政百步而堵堵疑晦之譌千步
而井不可通千步疑方里之譌昔者明王以盡知天下良士
之名篇內主字並王字之譌惟此一處各本仍作王當據之
以表徵哀公問于孔子篇然後言其喪葬別本多作喪算義
長禮察篇倍死忘生之禮禮當作徒字形之譌夏小正篇震
也者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徐堅初學記兩引此文皆作响
者鳴也震者鼓其翼殆後人因雉震响之言而改之以就先
震後响與初歲祭耒止此四字屬夏小正元文自始用暢也
以下皆爲解說不必重初歲祭耒始用暢也字似文義更明
歲再見爾爾上當有云字脫在益記時也下而不食於母也
當從別本於作其者莖菜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此文菜

作采與上大舍采也字正一例推之不必取之各本無句未
之字取必推而不言取取必當作故言字形譌舛突穴取與
之室何也各本皆然突當作突王逸注楚之突厦云突複屋
也洪興祖補注云突深也隱暗處蓋突厦猶言深厦此突穴
指燕所爲巢深隱也下云謂之室何也是書謂字或譌作與
或譌作爲不勝畢舉因與字又誤衍取字故言摯云各本無
言字通解載此文止作摯云於古人文體尤合之離而生之
當作以字形之譌穴也者言蟄也各本無穴也者三字於時
月也萬物不通八字應屬小正文若說小正者則是字直
用是不用時篇內可攷義亦非解畜人不從保傳篇固舉之
禮魏書李彪傳引此文作因舉以禮及下齊肅端冕可証參
夙與之譌尙書及周禮說而文與此同通解載此注而作古

當是尙尙書及周禮說與此同轉寫致譌又衍文字許叔重
五經異義稱古今尙書說古尙書說是其証言人性本雖無
善通解載此注作本或有所不能似朱子所改使諫擊之以
自聞也通解載此注諫下有者字大夫諫足以義使于瞽瞍
足當作之使當作後別本叟作史此以解正諫在瞽史樂工
後也殷周之前以長久者前當作所字形之不强猶強也當
作猶勸也周禮司諫注有此訓暑而渴宋元本渴並作喝通
解載此文作喝注之云喝傷暑也渴喝皆字形之譌宴室邾
室次於宴寢也通解載此注作夾室次宴寢也今是書夾並
作邾內則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宴寢也亦一旁證以七月
就宴室當從通解作比七月就宴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當
作太帥注同衝在中牙在傍通解載此注作璜在傍衝牙在

中亦似朱子所改此截注衝牙二字璜屬上注矣又玉藻疏
皇氏說亦分衝牙爲二與此注同納于衝璜之間通解之間
上有衝牙二字坐不邊蹕蹕上脫立不二字誦詩上脫夜則
令齏四字形容端正上脫生子二字任子之時任卽妊上云
孕子之禮孕亦當作任敬白虎通敬當作故欲左欲右當重
左右字以其前爲慎於人也前亦當作所慎當作順而置屍
於北堂篇末而猶汝矣之注當在此鄒衍樂毅以齊至當作
自齊魏至韓詩外傳下衍二十二字以魏齊至之亦脫誤攷
外傳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是書
注例閔王名地當注云齊王地也脫地字曾子立事篇朝忿
忘身辭不足當是一朝之忿忘其身脫誤思唯可復當作無
不可復不唱流言唱當作倡謂時事須殺也殺當作繁字形

之譌忿怒而爲惡爲當作無注內兩說前說謂忿怒妄動不
必心以爲惡而怒後說謂人本無惡而妄怒據後說爲字舛
謬明矣義則前說尤善自執而輕於善輕當作誣字形之譌
本孝篇痺當作庫謂三者之孝三當作王制言上曰反之也
曰當作曾字形脫誤制言中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此十
字亦注文故不注某詩之幾章正文語勢亦顯然不可引詩
橫隔以役其身役當作歿前立事篇可據證疾病篇如長日
加益而不自知也長竹丈切謂己身之長故曰不自知注云
如日之長袁氏本無日字空此一格當作如身之長天圓篇
施施也當作賦也周禮內宰注云施猶賦也是其義溫暖如
陽陽當作湯此注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語武王踐阼篇於百
姓朱文端本作十百世益十譌作于轉而爲於妄改者不知

此解其量十世百世也雖夜解怠怠當作息解謂釋帶也履履之銘當作履履履不名履履之言踐也論慎履履當作履勞與富勞當作福福富同音正文作富注兼取福義故曰音義兩施互取焉衛將軍文子篇言下國信蒙其富富當作福云先生者猶難之一本作云先生猶有難之言偃魯人也魯字疑吳之譌言未至者未及也當作言未至未及者晉侯也當作晉侯彪也祁奚祁午也當作祁午之父也羊舌肸羊舌職之父當作羊舌大夫羊舌肸也羊舌職之子五帝德篇黃帝黼黻衣帝字衍知民之急袁氏本急作憲義當作隱帝繫篇及象產傲禮記疏引此文作及產象敖敖字之衍久矣史記卷章此譌爲老童王逸注楚辭作老僮什祖各本什多作付與史記作附沮合史記穴熊疵越章王此譌穴爲內疵爲

庇越爲戚羣昭注國語不知楚之別封有越而誤謂勾踐芋
姓失之也鄭語曰芊姓夔越王符潛夫論亦曰或封於夔或
封於越皆楚之越章耳楚自鬻融九世至熊渠此於內熊下
有九世至於渠婁絲出自九字蓋當云其裔孫鬻融自鬻融
九世至於熊渠下乃接熊渠有子三人然無善本可以訂正
昆吾者衛氏也已下六氏字不可通皆當從世本作是聲之
譌也次妃陳隆氏別本作陳鋒與史記合勸學篇殆教亡身
亡字當從荀子作忌痺下當作庠下必出量當作以注量子
張問入官篇恒言無害也恒當作猶詳爲陋矣詳卽佯陋當
作漏聲之譌別本矣作失漏失遺忘也郭象曰主上無爲於
親事而有爲於用臣也莊子天道篇注文此譌親爲日又脫
臣字今云惑視聽今云當作令不盛德篇君臣之義失別本

義作位與禮記本文合以慎天法慎當作順正朝之位朝下
脫儀字千乘篇執事政也政當作正故年穀不成不當作順
不知者誤讀下文妄改爲不文王官人篇以觀其不寧當從
逸周書作不荒如臨人以色如當從逸周書作好其貌固嘔
篇內嘔字並嘔之譌執之以物而邀驚央之以卒而度料以
逸周書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互相訂執卽設
之譌邀數義同爲速速決宜連文驚之脫誤爲敬之不學而
性辯逸周書作不文當作不素始妒誣者也逸周書作始誣
者也始卽妒之譌此文與注並衍一始字因譌致衍如保傅
篇學禮曰一段而譌作如如又譌作始各本遂作而始凡順
之爲慎而之爲如謂之爲與爲爲政與正之錯互類皆方音
潤同致舛不得云古字通以數語中二字錯施彼此交易正

可決古人用字不宜如是滋惑雖改正之可也察其隱隱當作陰袁氏本作應陰與應聲之譌不知者遂改應爲應人多隱其情有字衍推前惡忠府據注惡疑情之譌謂有詢義之義當作議自順而不讓據注順疑執字譌耳及其所不知正也正字疑衍爲先偏習之當作謂先偏習之書內爲當作謂者不具列有道而自順有當從逸周書作假以見佚氣自然佚當作俠驕厲以爲勇當從逸周書作矯厲注同內恐而外倅當從逸周書作外諄敬再其說敬再當從逸周書作丞稱陰陰竊謂求諸人也次陰字別本作陽以正文訂之當作陰行謂竊求諸人也逸周書日有守者也此脫誤爲日守也諸侯遷廟篇於練焉壞下脫一廟字納新神上脫一將字房西房也西字別本或作日或作由據禮訂之當作東房諸侯

數廟篇拭悅悅當作挽用兵篇云蚩尤古之諸侯或妄耳當作或云或字脫誤在諸侯下羸暴於天下羸當作羸雖諸夏能相養當作離散莫能相養因字形譌舛耳與斗應相植應疑杓字之譌深當作阪或深聲誤爲鄒也周禮太師職曰師當作史頒告朔于邦國也脫告字別本多脫朔字周書下脫曰字似仍脫力爭則力正一語此逸周書度訓篇文此周所次四海伏當作服下同此朝明堂時來者數國也當作國數少閒篇同名同食曰同等別本食作位義長緣近小治治當作始又不能備問也問當作聞其人迅走若鹿逸周書曰發八鹿鹿者若鹿迅走謂北發之人貢似鹿獸耳渠搜貢虛犬虛字誤逸周書曰渠搜以鼬犬鼬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虛或當作露如繁者者當作諸言職其並與職當作識如以

觀聞也當作而以聞觀也別本或譌作閒觀穀亦如之穀
作民大及小人畜穀小字衍疆糞未虧不可通糞當作藪朝
事篇諸臣之五等之命命上脫之字衍十八字及大客之義
糞當作儀以成邦國之貳當從周禮作以除邦國之隱致會
當作致膾投壺篇以其算告當從袁氏本作奇算公冠篇其
徑五寸經當作頸肩博二寸肩下脫革帶二字諸侯之服服
上脫朝字娶婦下通解載此注有之家二字併下一舉樂可
也袁氏本亦作可本命篇人資始焉袁氏本作人莫逃焉資
始二字似後人所改八者維剛也剛當作綱以治之也治上
脫一字故經成見星袁氏本經作經易本命篇易說卦曰卦
字衍此引乾鑿度語氣之始下脫也字所以苟者多當作以
所包者多故舉禽獸之名禽下仍脫一禽字言亦有生而生

之也有生當作有本日月屬於天日字衍屬當作虧字形之
譌今春又得一本耑刻正文前亦有韓元吉鄭元祐二序雖
非善本有數處頗可據王言篇雖有國焉作國馬不必借証
於王肅所私定之家語矣哀公問五義篇其心不買作不置
與文王官人篇有施而不置注云不形於心色也義可互訂
此言不以己之盡忠信於人置諸心而責人之忠信也惟自
勵于躬行不以己厚責人薄是之謂躬行忠信其心不置因
推尋下句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可取訂於制言中所謂有
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此蓋謂已有仁義之實雖
人不知何害知或作志者譌子張問入官篇統統塞耳統作
絰取証于漢書東方朔傳絰續充耳絰卽絰之別字耳注內
云統莊子作絰亦譌謹錄如上一二致確處私心頗怡樂也

伏待垂擇不無有可附於閣下前所訂數十條末者

昭案大戴禮逸語有散見於諸書者并有諸書所引
與今本不同者附錄於後

有斧有柯詩所引大戴禮

儀禮喪服傳絞帶者繩帶也節疏引大戴禮曰大功以上唯
唯然小功已下頌頌然

漢書儒林王式傳歌驪駒注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
客欲去歌之文頌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
僕夫整駕也

文選西京賦注引大戴禮曰獨坐不踞然踞却倚也音據
東都賦注引大戴禮孔子三朝記曰孔子受業而有疑捧手
問之不當避席

班固典引注引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

太平御覽引大戴禮曰天地積陰溫則爲雨寒則爲雪

又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時不若不全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于四疆有闕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凡民之藏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發圖功謀齊戒必敬會時必節日歷巫祀執之以侍官侍命而祈五年禱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方春三月緩施生育動作百物于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

又古者天子孟春論吏之德行能法者爲有行能理德法者爲有能盛得法者爲有功故論吏而法行事治而功成季冬正法孟冬論吏治國之要也

又諸侯相見治卿爲介以其教士畢行使仁者守會朝于天

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見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置離抗大張侯規鵠堅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局就位乃升諸侯之教王執弓挾矢揖讓以升履物以射其地以心端色容正以時效之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天下之有道也

又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祭日東壇祭月西壇故以別外曰壇端其政所以明有敬也教天下之臣也

又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蟻所制

又曾子曰雀上高城之墉而巢于高枝之巔城壞凌風而起曲禮疏按大戴禮王度記云大夫侯放于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

禮記雜記注王度記百戶爲里里一曰

禮記疏按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周禮疏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

三禮義宗王度記云玉者象君子之德

白虎通引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于天子

又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

又反之以玦

又玉者有象君之德

又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芑蘭士蕪

漢書輿服志注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

三士二庶人一

淵鑑類函卷十三引大戴禮曰古者天子孟春論吏之德行
能法者爲有行能理得法者爲有能任得法者爲有功故論

吏行而法行事治而功成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
春論班賞冬考良刑則莫不懲勸也

又九十三卷引大戴禮曰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

讀禮通考卷六十四引大戴禮曰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作
謚法謚者行之蹟也號者功之壯也服者位之彰也是以大
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于己名出于人謚愼也以人行
之始終悉愼錄之以爲名也

又九十五卷引大戴禮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
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

方氏苞曰余少閱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秀十五生武王

昭案韓門綴
學亦引之

十三經類纂引大戴禮曰子曰鞭扑之子不從父母之教刑

僂之民不從君之令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逸大戴禮政

一作昭

穆篇大學明堂之東序

見蔡邕明堂月令論及詩正義引

補遺

御覽引大戴禮曰昔武王踐阼入千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不履影

又禹敷土司馬氏索隱云大戴禮作傅土

又五月五日畜蒲爲沐浴

又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

又詩曰禮義之不嚮何恤乎人言

又君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

又古者大臣坐污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

修

左傳補注引大戴禮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

昭案此越絕書計兒之言也

藝文類聚引大戴禮曰禮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以四時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

昭案禮有三正記王霸記瑞命記想亦大戴禮所逸之篇名也

程子曰禮記雜出于漢儒若閒居燕居三無五起之說文字可疑昭案荀子有三至家語有七教管子有三本大戴王言篇三至七教似漢人子書

昭案逸周書官人篇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方氏孝孺以爲訐術陷人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亦所

不爲而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其論甚正今大戴謂文王以此試人宜先儒之詆爲駁雜也

朱子曰夏小正疑出迂儒之筆非孔子所見夏時本文

方氏孝孺曰夏小正凡三百九十餘言先儒以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卽此書且以時之正令之善釋之自今觀之其書記十二月之候有關於人事者二十有七若采芸采蔡祭鮪攝桑剝瓜剝棗納蔚取荼之類皆備記之求其大者惟服公田綏士女萬用入學剝鰾頒冰始蠶祈麥攻駒頒馬王狩陳筋革十一事而已豈所謂令之善者止于斯乎孔子有取于夏時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耳豈誠謂此書乎使此書果夏之遺書孔子曷不編于禹貢嗣征之間乎孔子儻見此書奚木曰得夏小正而曰得夏時乎孔子未

賞指而言之後乎孔子者乃從而實之豈個別有所受乎
或者信其說遽謂汲冢書之周月解呂不韋之月令皆本
諸此果何以定其先後乎聖人之經傳之萬世而無惑者
以其明道也于道苟無損益雖謂出于孔氏之壁成于堯
舜之時謂之古書則可矣吾安敢信哉

史記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
而爲之記故曰三朝凡七篇竝入大戴記

大戴禮附錄終